



獨漉堂文集目錄

第一卷

賦

七別

第二卷

文序

第三卷

詩序

第四卷

壽序

第五卷

記

第六卷

上書

書牘

第七卷

設論

條議

第八卷

徵啟

引

頌

第九卷

奏疏

啟事

牋

第十卷

墓誌銘

第十一卷

傳

第十二卷

行狀

第十三卷

祭文

第十四卷

紀事

雜錄

第十五卷

題跋卷

字說

贊

男顛端木編次

孫世和校字

獨漉堂集卷之一

羅浮陳恭尹字元孝

賦

辯命賦

天府六星四日司命夜見庭隅傍連斗柄垂精耀  
芒若發號令陳子適仰見之俯而歎曰聞諸星經  
是主咎災往者聖賢窮則呼之殆謂此耶吾有所  
疑何能下聽願得畢辭茫茫後世悠悠邃古億萬  
斯年生非無所或垂裳衣或舞干羽吾獨何辜亂  
如此憮豺當路立虎入郭處張為風雲翕為雷雨

人之有室上棟下宇吾獨何辜率彼曠野陸有蜂  
蠆溪有射工含沙奮螫毒甚刀弓人之有口變紫  
爲紅吾獨何辜結舌于胸人之與物其間幾希相  
彼鳥矣飽啄高飛如彼潛鱗泳之游之吾獨何辜  
載渴載饑言旣而入正席陳蒼遇遯之否書言其  
繇曰山可極天不可測玉師于礫藝黍穫稷假寐  
而思若有大人玄冠絳衣爲予釋之曰山可極止  
於命也天不可測未有定也玉師于礫損乃益也  
藝黍穫稷踰求所得也上天蒼蒼厥命靡嘗朝爲  
白雲暮化而黃爲虹爲霞五色施彰子之所言無

乃未廣世之稱物靡過權衡加之毫釐卽動其平  
加之銖兩卽易其方權衡之精上爲列星踐台謁  
帝運斗中央以較下民誰重誰輕自求多福是在  
人行因材而篤亦我所能在氣陰陽在日宵且在  
時寒暑在世治亂一往一來同條共貫衣葛則喜  
披裘而歎樂此永日而啼夜半斗筲之人曾何足  
算曩者承平四境無憂口舌得官世祿爲侯居連  
華幄出列鳴騶酒食宴樂其蔽也愚登壇作將緩  
轡而驅北風刮面累日不朝多士盈廷非是相軼  
近不見睫遠析秋毫誰生厲階職此之由生子於

亂將遠其謀我視百年如日移晷呱呱尚泣倏而  
皓首高居大爵爲利誠厚苟非其義亦何足取凡  
此下民以名爲壽其生不稱其沒何有是富貴者  
頗異人否非有八臂四目兩口以子下駟足並驅  
走顧自掉頭恥不爲偶旣不汝遷豈其予咎老子  
於窮將固其守小心翼翼是謂文王仲尼大聖亦  
畏于匡禮義不愆卒莫之傷所寶珠玉火不爲殃  
他山之石用礪于將怨仇之毀君子良朋試子多  
難將周其防肉食者鄙昔人所嘲飼鴈以粟雖飛  
不高天地之大暗于將朝故釜羹頡而白蛇絕漢  
儲之安紫芝先嚙妻嫂不炊六王折節糠覈而肥  
席門多轍楚母進食劉興項滅不有忍也其機不  
發與子饑寒以勞筋骨四者之來天其玉汝或不  
自愛予何能助守此而老卽汝之寶抱是而終卽  
子之通其屈甚短而伸無窮吾言止矣鵠舉而逝  
出戶揖之明星晰晰

荔枝賦

五色仙羊雙星牛女離火正文明之位海水卽鯤  
鵬之所乃若璇房丹穴香林瓊渚魚孕玉而長鳴  
鼈弄珠而延佇象簞則盛夏含凍鮫綃則日中無  
暑島客以蛤蜊爲月漢宮以珊瑚作炬百寶所生  
不可勝舉若夫衆果之貴有荔枝焉類桂樹而葉  
翠象車蓋而頂圓高則樛櫟十仞老則松栢千年  
下無草而可坐上似榻而堪眠乃有遮道臨湍維  
舟結轍出石欹陁垂崖屈折根柢龍蟠皮膚龜裂  
蜂負藥而築房蟻封泥而作垤枝理雙交瘿紋百

結橫度水而成橋內傷心而抱穴莫不後歲彫零  
先春牙蘂方其實則地爲之泮冰當其花則天爲  
之不雪至於五日盛陽一陰徂夏蒂弱子肥紅多  
綠寡黼繡交映龍鱗相亞熒熒遠燒之秋熠熠流  
螢之夜依山則朝霞競起飲澗則長虹不化秋實  
而春華比色一本而千金售價於是曠士高人嘯  
侶命賓俱垂玉勒並坐香裯果下之馬雙脊山中  
之車一輪肆長筵於綠野選美蔭于清津乃命兒  
童鼓其筐篋周周交銜玄猿相接遠揚者取以斧  
斨密邇者得之肴睫激電流柯飛霜捲葉似奔星  
而晝隕非赤羽而橫集盈百斛于一株積高山於  
平隰然後進舞袖顧行廚曼絲竹騰觴壺擘朱苞  
之丹蜀抗明月之神珠其始也劃然如佳人慷慨  
解羅襦其繼也皎然如迴身綽約呈玉膚其豐媚  
也盈盈然如清鏡含光當綺疏其莊麗也晃晃然  
如金缸銜璧環帝居捧者五內震駭聞者下風徐  
趨言者流涎溢咽過者扼腕捋鬚倚以朱唇薦之  
玉齒輕脆融液醇和香美朗乎冰雪之入懷澹乎  
幽蘭之薄體渙乎石髓之未凝皜乎丹泉之不滓  
祛煩釋結洞表達裏美色駐顏代毛洗髓飽食無



憂却粒不死舉五滋而莫當橫九有而無比龍瓜  
施於冰谷雞菱出於翠水東海之棗一枚西母之  
桃千紀不並驅乎中原固未知其彼此石蜜甘而  
不清蒲萄清而不旨信哉曲江之言謬矣當塗之  
子至若漢帝頻栽楊妃大嚼一騎塵飛千夫命落  
守吏為之誅死中原為之蕭索地異則葉脫枝乾  
途長則色衰味薄蓋其不變者類志士之用心而  
可傳者乃聖人之糟粕

浚貪泉賦

獨漉子行於石門觀貪泉而歎曰惜乎水乎名之  
不若以受眾惡汗千年而不自白也彼其生天一首  
五行以時動靜體備柔剛飛之為雨露凝之為雪  
霜潛之為泉乳行之為河江鉅則彌綸六合纖則  
出入毫芒皆一氣所迴薄豈以大小而易其嘗蓋  
山之高也聞有得水而立失水而崩者矣草木之  
易生也聞有得水而鮮榮失水而萎黃者矣於人  
何獨不然聞有得水而食飲失水而天亾者矣未  
聞操瓢一飲而衣冠其體貌豺虎其肺腸者也夫

南土於時爲夏於十二子爲午夏者大也萬物盛  
茂以交陰陽華實畢張是天之外府也陸之所產  
則有沉水旃檀龍涎馬牙辟寒之犀却老之砂燭  
銀金膏夜見光華飛走之美者則有花齒之象短  
角之鹿熊舐之掌麝決之腹孔雀金鈿之尾翡翠  
青碧之服嬰母學人之語鳥鳳應節之曲於海則  
車渠玳瑁文蛤白貝珠璣感月而得明珊瑚出水  
而可碎島夷所致則珍奇紛詭雕巧狡獪兼舶量  
金曾不得對其食貨器用則有錫鐵之冶魚鹽之  
池金公姥女鵝研螺卮烏文蘇方鐵力花欄夏斫  
黃漆春敗蒲葵箱函龍目火炙離支四走萬里爲  
利不訾若是者語其香則芬郁苾烈薰心惑志語  
其聲則清妙玲瓏亂耳塞聰語其用則觀美安逸  
柔人筋骨語其色則文采晶熒奪人目精故目失  
曰瞎不辨白黑如面牆壁耳失曰倒聞人之號而  
謂之笑體失曰搖鉤爪拳足如鷹攫肉心失曰負  
知其好醜見得忘守其致貪之自乎而世之人不  
歸罪彼而罪此吾將輦鉅投堅竭流錮源使天下  
有以明其不然也遂舉簣而堙之三進於是貪泉  
勃然變色飛沫如雨沸沸如怒洶洶如鼓填填如

雷幽幽如語若有復者曰吾以斯名爲不足諱而其義足以訓故不廢也西方之郡曰酒泉其人不必皆肉林糟丘也東方之國曰薄姑其婦不必皆反唇相稽也中方之邑曰朝歌其家不必皆擊鼓吹箎也今此鄉之南其州曰廉吏不必皆孫叔伯夷也孔子之阜爲曲老聃之縣名苦誠能拔乎其萃又何病乎茲土且夫禮義廉恥是之謂埋如跣使履不便小人而見取君子吾所名貪是之謂欲如波赴谷使人同然皆得迨然皆足故吾教之貪名修潔其行惕惕兢兢聞于四方雖死不亾教之貪位不失名譽而遠詛詈退而益高進可無媿教之貪利裁足而止天道虧盈不可長有務畱餘地以立孫子夫示以理之當爲十人之中不一從而九違指以欲之所在雖千萬人必不期而皆會是吾所以羽翼王道陰驅頑悖聖人復起將不吾罪也乃若吾子之云古謂之斂魄聚魂怨府禍根盜睨其藏鬼踵其門是之謂大捨乃非貪也吾尚不能使之愛其家族安能使之愛寶與玉吾尚不能使之保其肌膚安能使之保金與珠獨漉子曰有是哉僕未之思也於是爲之拔石出竹瀝土去瓦

布觴挈壺以待來者

狻猊賦

客有示予狻猊者推其意而和之

猛虎之搏健走可避鷹鷂之擊伏者不摯寒兔畏  
盧三窟入地維猴於狻若見大吏唇戰爪縮相泣  
而跪狻呼猴前膝行蒲伏伸手探喉捫胷抵脊驗  
其腰腹孰肥孰瘠瘠者遣去肥首戴石使自湔洗  
使自拔毛須臾之間飫彼貪饕瘠猴得免各歸其  
所聚族相戒噉嗥爾汝有介葛盧頗聞其語猴之  
言曰榛栗之林櫨梨橘棗上千層雲危柯天矯棘  
蓬未剖青柎不老彼肥輕捷獨得先飽空山斷蹊

無鄉之社鬼嘯兒啼以恐行者連臂上屋塞門擲  
瓦彼肥便巧欺童虐寡白晝大都聚人索錢操刀  
學割屢舞躑躑彼肥顏厚沐而衣冠吾聞福始是  
曰禍先果爲狻飽更被惡言謂汝不臧飲水刮腸  
謂汝不潔俛濯于江故曰足可躍陷于機詭可奮  
弋于絲座客辯殺大哉先之方今之時慎哉勿肥  
此之謂也

小齋賦

若夫簞瓢在巷樂以忘憂藜藿入閭貧而非病斯  
固賢士之高風而非書生之薄命也若乃卵無旣  
覆之巢甕絕可懸之牖恒兀兀以終日將栖栖而  
白首臯橋廡下並是依人四壁臨邛兼非已有埽  
埃塵之一室設几席于中方賓客則數人可滿縱  
橫則十笏爲長前則蛛懸敗瓦上則雀乳空梁傍  
汲轆轤古井側春杵臼黃梁歷釜拭礎聲日聞於  
兩耳豕圈雞架迹密邇於鄰牆至若閑散之朝月  
露之夕邀竹影於西家候歸風於簷隙數節過看

之杖一兩登山之屐每環行而睨柱或緩步而妨  
壁至於詩書手澤金石遺編鳥跡龜圖之始龍官  
鳳紀之前二十一家之史四千三百之年下及山  
經野志外訖梵字玄言莫不躬求手寫直貫橫穿  
羣分於卷帙鱗萃於斯軒朝戴星而已起夜一燈  
而爲率金錐懸而及股木榻穿而當膝歲封文章  
之墳日禿中書之髮石非珍而自賞玉不獻而誰  
別晝日重扃攤書滿庭爐香未燼卮酒初醒搜瑕  
共緝指事同徵兒猜束束妻誤卿卿類佳佳之司  
馬名漫浪之先生方夫屬書摘詞研朱引墨海納  
山藏陰闔陽闢忽仰天其若喪乍入淵而有得且  
將位斯人於千載周遐心於八極豈復知一身之  
莫容而所處之偏側哉唯是宗祏長寄壇廟無依  
宋玉之招徒爾睢陽之厲何歸矧年居不惑之際  
老及無聞之譏鼎有銘其何日泣如雨而霑衣

北征賦

余自粵徂楚紆道臨袁寓于昭潭茅齋數  
椽餘冬無事頗娛心於文辭昔叔皮賦北  
征安仁賦西征當更始元康之時並抑揚  
古昔取況當日僕不敏雖感齊二子而所  
遇靡同昔人有言笑啼不敢聊述塗路所  
經山川土俗著而爲賦命曰北征傳之故  
園以貽同好云爾

戊戌之秋白露八月予將有行告廟及室艤舟河  
場親舊知者衣冠祖別悲歌寵離長劍將發於是

辭鄉土去番州薄酒消而心醒孤舟逝而夢畱歷  
清遠之頽城滂涕泗而橫流慨先君之遺烈髣旌  
旆于荒丘爾乃戢餘悲泛長谷望曲江逾中宿其  
山隆聿糾紛干天洩雲其水澹灩微波瀦江納河  
衆木叢茂靡草幽蔚荒莽延蔓垂花布實青黃異  
色蒙籠乎其上澄沙巨礫浮光炫碧萬仞之壁雷  
雨所薄篙索所嚙波濤所蝕嶒峻陂陀參差乎其  
下欹崖競懸高泉自迸迴谿中絕層陰晝暝神不  
周給日不盡騁滇江未窮遠見庾嶺其爲嶺也上  
崢嶸聳厲拔立而萬尋旁綿聯偃巨奔蠹而千巒

疏雲根以啓路斧鐵壁而開關仰而望之若冉冉  
而造中天近而察之非猿猱之趨捷孰攀援於其  
間於是乎乘篋輿曳輕屐撫驚颺而上征指高霞  
而遙卽登陟未幾僕夫數息人蹶馬疲中途九食  
履崔嵬陵峻極睇中原睠故國朝升未明晝降已  
夕掛帆橫浦放于南康貢水瀾瀾會于清章章貢  
之阻黃公天柱怪石磯激湍瀾吼怒覃于二百里  
其知名者一十八所或稜稜如刃或躍躍如虎或  
駭立如鯨或浮行如鶩涵涵減減其下不測齟齬  
齟齬跳波直舉沈黝窅冥神物潛處鬼風忽颺晴



潭乍霧漁子停橈以待溺土人荷擔而拾賂梗楠  
之鱸舳木蘭之樓艫一食之頃冒鋒芒望鉤鉅陷  
沒而不能去者纍纍四五篙師爲之動色而況浮  
客又焉不懼於是三老長年奮臂程裸易險爲夷  
使船從我齊舷跋浪拂石迴柁濟于廬陵估人相  
賀痛余僕於清江兮聊淹畱以徘徊買舩艫而西  
邁兮遡宜春以爲期其溪清淺而淪漪其田宜稼  
而易菑其色盧其壤衍其理膩其質輒泉甘魚肥  
俗樸民善炊烟成雲聚牛爲縣叢以諸蔗被以禾  
黍緣以蹲鴟散以麻苧鄉連红柿之林家有黃甘  
之圃激水役役以夜春天車騰騰而行雨米粟之  
饒醉于吳楚然我行其野蓋地力未盡闢原墜未  
盡取也五鳳之墟九疑之陽楚王萍實此焉遺鄉  
泉則醜醜西靈池則鳴玉落星淥水所出霜岸林  
圻倒肥逆棹其艇十尺醴陵之鱗鮫鯉鰕鮒黑鳥  
銜殘以獻嘉客於是乎窮淥口下衡江蓋累足而  
坐者三宿然後止乎中湘故序其時則徂秋涉冬  
犯露迎霜紀其途則里餘三千旣阻且長重沿再  
洄兩跋山岡風物之候耳目所值都邑所歷語毛  
羽則玄燕辭人賓鴻自北述林木則楊柳異態霜

楓變色若乃王侯故壠卿相遺宅梁以玳瑁飾以  
珠璧金缸照其棺青珉鏤其績鬪雞蹴鞠之場別  
館笙簫之迹百歲豪華一朝荆棘石麟叩首於高  
隅神女奉璫於塵壁行人偃蹇於舊閨故伎流離  
於墓側嗟夫晉臣之歎發於江河王風之哀興于  
彼稷僕鄙人誠不能不撫心永悼臨文悱惻者也

登鎮海樓賦

鎮海樓在廣州北城上因山爲基五層特  
出高可知也明洪武初東莞伯何真以全  
粵歸命永嘉侯朱亮祖請合三城而一之  
繪圖入告而建斯樓三百年間人文特盛  
超軼宋唐多骨鯁之臣無僭竊之患或以  
爲斯樓之助也甲申以後日就傾圯而城  
郭亦與之蕭條昨歲甲子大司馬吳公大  
中丞李公招揀舊民各復其宇乃命有司  
撤而新之己巳仲春予偕諸同人登焉相

約爲長律以紀其勝屬以他事小阻而諸  
公詩成或百韻數十韻予無以加也乃爲  
之賦云爾

繫百粵之雄都迺維揚之南暨炳分野於雙星曜  
炎靈于二氣江則三州奔滙山則五嶺環起荆梁  
歸其泉源庾桂張其屏辰爰自堯秩南訛禹疏黑  
水周武周宣于疆于理二禺八桂表山海之經瑋  
瑁珠璣書龍門之史蓋已被皇風於上世矜奇跡  
於南紀至若穗梁繪楚雪屋飛揚城開似雁石化  
名羊爲真爲妄若存若亡朝臺表於北郭雙闕啓

於中方雖遺蹤之未沫義無取於僭王淮右奮興  
九州未畢東莞識時南天戴日時則有將帥公侯  
經緯明密廓省署而大之合三城以爲一乃按鴛  
隅仰窺乾象肇建斯樓於城之上湧地五成浮空  
百丈北拱神京南臨溟漲允矣廟謨其猷克壯武  
事旣張文風攸暢歷三百如一朝洵英賢之相望  
及其廢也同符宗社無可倚之棟梁有難支之大  
厦弓屢弋于九鳥龍不成於五馬翦爲貔虎之場  
盡落鴛鴦之瓦城復于隍鴻飛于野巷無居人誰  
爲遊者往事已矣新政初敷兩臺使者三事大夫

勞揀安集周爰咨謀呈材鳩衆回堵分區運斤匠  
石督墨公輸基則因其故武製勿侈於前模庶民  
子來以不日鬼神鞭石而先驅爾乃八維四表平  
階廣城累千柱以相承列重梯而互陟檐啄張牙  
飛軒比翼藻椽交馳荷蕖反植高窓則陰闔而陽  
開雕墻則外殺而中直三光倒景於暮朝五緯分  
層而生尅况夫制作精堅取裁麗則不事雕鏤豈  
榮金碧椽以石楠椽以鐵力綺綴交疏文藤細織  
烟雲入而莫拒鳥雀穿而胡得於是懷古幽人選  
勝嘉賓星言夙駕相命佳辰層開紫闥共眺青春

帶環城之萬堞瞰四遠之重闥同一時之景物若  
漸上而加新踞高峰之峻極宏大觀於朱垠撫虛  
空而回首歎獨立而誰鄰爾乃下聽松風俯臨絕  
巘珠海一環泮江一線隱映池臺參差古殿萬室  
如鱗千帆若扇白繚諸溪青分數縣其旁則路號  
呼鸞岡名歌舞越秀爲一郡之主峰浮丘乃七天  
之門戶虹霞之洞日月之泉白雲竦峙香浦洄漩  
前賢遺範往往在焉期當五百學紹千年菩提萬  
里以讖佛菖蒲九節而成仙其下則玄宮別館燕  
射之所紫燕銜巢黃鸝學語成蹊桃李之花四照

木棉之樹皆足以娛心悅目飛觴嘯侶倚前楹而寄傲極遠睇而延佇其南則梯航萬里重譯百蠻潮光似火蜃氣爲闌化鯤化鵬之地大虎小虎之山守中固外遏盜防奸固東南之障塞而華夏之重關也其西則靈洲鬱水盛氣所萃尋陝石門樓船所會銅柱高標薏苡爲蠶酌水盟心貪泉何害凡此者其成可師而其敗足戒也其東則扶胥之口黃木之灣韓碑千載照耀其間羅浮四百來自三山著書抱璞偕隱不還斯又作者之楷模而文士之金丹也其北則連岡疊嶂直走雄州湟谿橫

浦密邇上游趙乘楚漢之鬪陳報蕭梁之仇提師移檄此道是由或一方以左燾或半壁而垂旒雖無關於運會亦考古者所亟講求也蓋以地窮於北郭水極於南天無人事以補之不足以鎮服其山川是峩峩然據高而臨下者猶人之有弁冕焉示有尊也以五行而言中峰爲金而外多水懼其洩而生氣不全故取形之方而數之五以土濟之猶人之有父母焉示有親也尊親之戴入於人人故當板蕩之際尤多忠蓋之臣而逆節之萌不旋踵而歸於撲滅也建斯樓者其知幾之神乎僕早

聞詩于趨庭少遭家之不造昔捧杖以同登今荷  
鋤而終老作賦遠慙于仲宣獻圖已後于文考承  
羣公之見命聊牽率而屬草士衡用以覆瓿平子  
宜其絕倒信白雪之寡酬附青雲而不可朽士衡之

菊賦

小序

善於具 高達夫詩云節物驚心兩鬢華東籬空繞  
未開花是知九日無菊不獨嶺南然也乙  
丑季秋之望予將發端州之棹視園菊得  
初開者二本挈以登舟感而為賦

唯一氣之播物固萬殊而一致或朝秀而夕萎或  
末榮而始悴伊白帝之高秋有黃花之嘉卉月令  
紀其節候農經著其性味乃其族聚部分色象不  
一因人變化日新時出紫類雞冠黃侔蒸栗紅如  
丹砂白如瑜璧艷如霞映澹如墨漬青萼黃鬚赤

章素質承以堅柎幹以勁骨星芒月滿珠聯玉積  
蓋其美也若此宜其時哉勿失分春芽於故叢防  
夏雨之侵軼倘泥滓其或污將翠葉之不密愛殆  
甚於良苗望有同於秋實胡勞勞於終年顧寂寂  
乎九日于時蟾兔初圓鴻鴈在天望端溪而鼓棹  
浩予歌而扣舷爰問圃人菊開深淺對曰有之其  
葩尚卷移之耳目之前載以岢峩峩編朝陽暄而  
勿燥甘露滴而猶泫漑清江之急流沐冷風之餘  
善於是蕾者以張含者以闡小瓣層舒柔枝日顯  
香斷續而或聞心固結其未展幸見賞於高賢懼  
芳時之已晚其或納之曠野處以名園朋以白石  
翼以朱欄固將挺雪霜而獨茂與松竹而偕寒進  
之几研之間賜之燕閒之暇掇其金英薦之玉笋  
則足以暢叙幽情發揚大雅倘其棄捐勿用枯槁  
空谷充屈子之夕餐伴陶公之幽獨亦可以忘百  
憂於中懷療風眩於頭目唯大塊之所命何詹尹  
之可卜

七別

昔枚乘作七發傅毅張衡崔駰曹植之徒並  
慕效之辭旨各美然頗恨其聲色侈靡非壯  
夫之志已亥之春留滯湘中雪窓多暇擬爲  
七別用寫予懷非曰與古人爭勝也

游王孫將行言子攝罇酒而別之曰唯吾子之有  
行也僕聞之父母之邦惟恭桑梓孔去魯而行遲  
季樂浦而悲起今吾子驥不釋銜輿不輟軌前年  
北邁今茲西指遠墳辭廟離羣去侶嗜路如炙棄  
家如屣而嚶嚶然自謂曰古之人古之人蓋其遠



矣且夫山潛野處命曰無歸之民躡屩擔簦氏曰  
流離之子蓋有所斲而然乎不然何爲是栖栖不  
遑寧處也王孫曰洪波震壑則下無安鱗驚風覆  
林則上無栖翼故英雄役役於乘勢仁聖遑遑於  
拯溺夫豈不懷安不可得也方今天地不仁芻狗  
萬物無賢無愚同脂斧鉞平生枝葉翦焉荆棘吾  
獨何人而有覩安宅乎昔東齊有蹈海之士西山  
有采薇之客僕不才雖不能遠迹古人庶幾哉尚  
禽之遺則且明者見千里而昧者不辨五色子徒  
知遊子之戀鄉而不知威旣加於四極知遲遲於  
吾行而不知其汲汲于七十二國亦見其惑也言  
子曰敬聞命矣雖然何子言之不質也夫激亢非  
棲遯之言英悍非隱人之色吾子託懷禽尚希踪  
五嶽譬猶神龍浴於羣蛇而識者早見其角矣請  
爲吾子述游觀之大畧豪哲之宏規如其有當引  
此一卮可乎王孫曰諾僕願聞之

言子曰伊洛之都三吳之市才華所萃王公大人  
之所遊處也於是布以廣堂夾以重庀上聳飛樓  
下臨寒水徑踈長楊春榮桃李奇卉異植于何不  
有其結構也因形設勢若出天地不深而寂不華

而美其曲房燕居則牆衣絹素地匝瓊瑜冰簟重茵遠自波胡縠帷高褰荏苒流蘇餘香蘊結若有疑無其旁則緹函萬軸侔於祕府蟲書鳥跡金石所鏤目所未覩此焉則具時則吾子讀書之暇弛禁延客晨臥未興車騎已集凝聽須臾主人乃出蔭映徐步遷延高揖詞鋒雲起問難羽發敘娛樂則憂者神怡述武怒則懦夫髮立清談稍歇翰墨間作開宴西軒明月闌入然後命樂工於前階選新聲於後閣簫瑟陳笙鼓合清喉輕囀丹唇微吸朱絃繁動雙枹凝急陰淫要眇嗚咽雜還佳人皓腕以進爵小史玉膚而捧蠟輕軀翔舉流眄相答高興未闌雞鳴已及客散蘅臯雲歸城邑於斯時也指庭闕以爲龍門被容接則稱佳士身未達而擬三公名無足而走千里斯亦交游聲譽之極也吾子豈願之乎王孫曰否不願也

言子曰旣覽觀四表感歎舊京然後乘秋而上歷九江溯洞庭始至洶洶焉洶洶焉灩澦潭澎灑茫焉而不可測也登高而望之蕩蕩焉瀕瀕焉滉漾決泝曠焉不知其極也徒髣髴其所見則雲陰黯淡萬里一碧四無垠畔天水相激湛兮若流翼兮輕

瀾震盪潛湧洄洑如山是時猶未有風也少焉商  
飈迅烈波濤大作其奔騰觸搏則若白龍羣躍驟  
起而忽焉潛匿其晃炫霹靂又若神仙銀闕可望  
而不可卽其進退逾越若老將之部勒擾而不亂  
時起時伏其飛濺瀆沫若霰雪之交零瀝瀝滴滴  
颺砂走礫日光爲之晦昧島嶼爲之沉沒子野爲  
之聳矐離婁爲之失色鵬高飛而中墜鴈欲度而  
數息餘艖巨筏帆若垂雲勢如山岳者紛紜萬數  
入其中而不覺其廣大如此故能使吾子移心易  
志忘哀失樂離憂悒鬱於焉洗濯然後反桂舟收  
蘭柁挂布帆乘風勢沛乎直指寸晷千里然且如  
惑如迷如膠如滯飄颻三日僅乃得濟泊於瀟湘  
之口望屈子之遺踪而祭焉其夜就臥有漁子歌  
而過曰夜隱隱兮雁孤飛湖無寧波兮將何依萬  
里誰主兮胡不歸于時月薄南端霜露霑衣起而  
追之則漁舟之去遠矣然後吾子逡巡自失廢然  
而返此亦游觀之至也吾子豈願此乎王孫曰不  
願也

言子曰天下勁弓良馬之地家有烏號廐騰龍騎  
而吾子客焉其所與游處則若陳餘不王淮陰失

志劉毅漁釣於艸澤李廣呵辱於醉尉類此數公  
者皆挾才負氣憤悒佗僚暇居無事相與繫瑯鞍  
整輕轡從騎數十持鈇帶利越平蕪之大野睇豐  
草之高原散碧蹄於春雪齊駿首而爭先然後夷  
荒蕪蕩林蔚破高巢洞潛窟禽殫起獸畢出走而  
後射飛而後發弋翬雉連黃鵠下高鴻中其目大  
如鵬小如鴿貴如翠賤如鵬從風而隕紛紛相屬  
然後憇於中林釋弮弛服命彼僕夫剔搜窮麓尾  
拔狼狐角執麋鹿暴虎徒手頓豹以足目怒拳奮  
身登肉薄弱必兼殺猛不並搏獻於馬前角多較  
獲於是擊鼓饗士行魚野酌席落花茵杜若吹蘆  
管彈霜鏗逸氣騰涌雄情奔躍恣意之所傲睨展  
口之所戲謔論兵計之精奇述霸王之餘畧傾餅  
進酒一飲百爵徘徊起舞慷慨爲樂此畋獵之雄  
也吾子豈願此乎王孫曰不願也

言子曰聶政荆軻要離專諸下及有漢季心郭解  
之徒悍人耳不足爲吾子道也乃若近世羽仙劍  
俠蓋人間妙選骨奇體捷猿臂鳥爪鶴肩鷹睫虎  
項龍軀猊睂狼鬣鍊質空山棲形薏業彼皆童而  
養之故其元精未泯可以飛行六合橫歷千劫至

其習擊刺之餘技發奇思於長鋏則可畏乎其駭  
人也其舞也始若飄風驟雨之未至颯習而淒淒  
其少進也若陰雲濃霧之疑沍慘澹而霏霏爽乎  
若夢宵乎若迷一疑其虹一疑其霓詳而察之嫖  
姚往來何鶻厲而盧馳也翱翔上下何燕頰而蝠  
飛也爾其懸行反立薄梁上壁超高投溪潛虛入  
隙意之所擬則無不得纖塵不動微響不作旣而  
靈氣漸遠神妙莫測忽焉而失其形熠焉而泯其  
跡餘光電繞徘徊燁鑠其光着樹則盛夏隕葉枝  
條寸折須臾之間幹斷株絕其光襲人則髮薙眉

落非髡非削面目無損其人不覺然後收鋒斂芒  
翔而後集顏不變易氣不喘急王孫曰善哉技至  
此乎言子曰未也乃有遺臣廢儲危國孤子含怨  
懷讎歸命俠士於是俠士感主人之厚恩順鬼神  
所欲毀攝劍如丸藏之於髓賓從盈庭中坐而起  
卮酒未寒囊首千里獻彼肺腸以佐甘旨此希世  
之奇術也然而慕吾子之義投身門下惟所任使  
吾子豈願之乎王孫曰不願也  
言子曰國無良史久矣意者吾子蓋將東漸西跋  
援龍門而登禹穴乎廣羅窮蒐擊風謠而咨胡耆

乎紀淮右之真人奮自布衣雄姿天授英畧橫飛  
煌煌輝輝使人懍龍顏而咫尺天威乎紀潛邸之  
干戈飛自幽燕再闢乾坤勒石天山隆隆炎炎使  
人覲重睂而彷彿長髯乎譜中山之持重則堂堂  
焉山移而河動也貌開平之雄勇則颯颯焉毛豎  
而髮悚也青田之智術則勃勃焉機決而矢發也  
姚公之狡譎則遑遑焉因時而取必也近歷十世  
十有五宗穆穆皇皇肅肅雖雖刑政成康不足擬  
其隆也廣大漢唐不足比其封也天降喪亂亦時  
而有乃其奇剗古則未睹遜於南蠻則難臣奔走  
皓首而生還也狩於土木則單于悔懼談笑而自  
復也身殉社稷則殷勤血詔至死而惟民之恤也  
若此者皆將呈其光而發其燄乎將深叛人逆子  
之貶乎吊忠貞節烈之慘乎追儉邪之魂魄剗其  
肝而出其膽乎欽老成之謀國邈回天之軌範想  
經營之慘澹乎源盛衰升降之端乎寄興廢存亾  
之感乎何昔皇不階于尺土而後裔莫振於十五  
國也遜國何以收士報於二十五年而邇者反寥  
寥於三百也明其倚伏本其終始勒一家之言成  
本朝之史蓋非名山大川無以發其奇非廣見博

聞無以卓其識此游者之有事而良史之職也吾  
子蓋有意乎王孫曰僕願之而未能也  
言子曰蓋聞君子之居世也外必炳丹青之名內  
必盡性命之理然而窮達有分迷悟在已勇退之  
士知外物之不可期河清之不可俟也故屏紛華  
息馳驚望山載歸望林載赴負笈尋師披榛問路  
踐淒淒之餘霜宿瀼瀼之零露日之所見則長薄  
萬里鬱鬱蒼蒼高山峩峩川流湯湯雲脚低移蓬  
根高颺緇塵秋飛皎月宵張耳之所聽則歸風入  
樹衆怒齊聲曾波撼崖蕭瑟奔崩清猿坐嘯羈雌

晨鳴窮幽極遠子往孤行於是躋清秘之高巖探  
仙靈之潛穴金膏駐其頽頽石泉漑其中熱臨千  
仞以試心俯長流而頽髮後念不生前際忽絕邂  
逅異人授之真訣識萬法之本來悟二儀之匪別  
入火不炎在染無涅揮酒爲霖折蘆可涉然後逍  
遙人間陸沉世俗止觀天台栖禪鷄足控鶴緱山  
騎牛函谷此淮南興歌之端而子房所以杜門辟  
穀也吾子豈學之乎王孫曰夫改銜擇轡非無卹  
之御易矢更弦非有窮之射踰常驚異非中正之  
符樂我忘人非聖賢之化僕雖願學然未暇也

言子曰語有之時隆則聖人窮事失而智士出故  
英雄無終困之時天道有好還之日節俠之士則  
莫不修怨憤憫顛躓報德於危求伸於屈於以吳  
市有乞食之管秦廷有餓臣之膝畱城奮婦子之  
貌頽上降金鎖之骨非慕汗簡之餘馨君與親固  
如此其急也今世君子既貴且富擁世貨綸文繡  
嘯華堂狹宇宙發編揚古自以爲智能莫我右也  
然而偃仰斯日莫肯念舊亦獨何也夫靈蛇有毒  
而隋珠必報彼蜂何知而芳蘭在負恩耶君耶若  
是其不敢後也金風鳴而鞞禽鼓翮震霆動則草  
蟲爭出時哉時哉若是其不可失也吾子妙齡高  
蹈天懷倜儻歛飛揚之逸志蓄沉澁之遐想而一  
旦慨然勵裝秣馬膏輪命輶長劍在佩圖書出幌  
僕夫迷惑未測所往無亦欲追耿鄧之前矩嗣雲  
臺之絕響乎言未畢於是王孫仰而笑俯而酌色  
飛心諾引滿三爵抗手而辭據鞍而躍



獨漉堂集卷之二

羅浮陳恭尹字元孝

文序

屈翁山文抄序

發數千百言於一文之中猶戰數十萬人於兩陣之上理義其芻糧也文采其旌旂器甲也句讀其束伍也段落其中權前後左右也有是四者而後可以言兵然其奇正分合用衆用寡則大將主之孫子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形而制勝由此言之文豈有定勢哉近世之爲秦漢者曰唐以後書吾

不讀也爲唐宋大家者則曰彼模擬剽竊者僞也  
二者交譏予以爲皆非也夫文之爲用所以寫天  
地萬物之情而傳於人述古今萬事之變而垂于  
後其寫物也鬚眉畢見生氣躍然其述事也治亂  
有源脉絡井井使讀者如身入其中喜者欲舞怒  
者欲奮哀者欲泣樂者欲歌足以示勸懲而起頑  
懦苟能如是不必問其爲秦爲漢爲唐爲宋皆天  
下之勁兵也而孰敢與之爭若夫理義多而不實  
是唱籌之沙也文采備而不精是兒戲之軍也讀  
具而不鍊是市人之驅也段落散而不整是首尾

不應之蛇也卽其人而真秦漢真宋唐亦必敗之  
兵矣而可以戰乎吾友屈翁山之爲文也行萬里  
以具芻糧積五岳以爲器甲而閉戶十年以習于  
束伍部分之法其四朝成仁錄堂堂正正不戰而  
屈人者也他所著撰尚十餘種意不專主于一家  
一代自達其意而已夫兵戰者一國之敵文戰者  
萬古之敵翁山勉乎哉霍去病有言顧方畧何如  
耳不至用古兵法李廣令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  
衛而皆可以取勝翁山恃其絕足時時有是要其  
才固亦文中之嫖姚飛將軍也薛子孝穆選而評

之請舉予說以相質非許軍也新于卒斷髮而稿  
齒而嘗何以項翹餘山其說以執和齊其要其  
且不至用古兵去李貴令人人自勵不學不書  
萬古之類餘山嶼乎浩雷去誠有言願式畧向吸  
一介自製其意而已夫兵燹後一國之類交輝首  
而人皆出此也善對尚十餘言意不專主于一宗  
東而西今之去其四顧亦一類也五五不輝而  
以其言也此也  
凡山形欲奇勢欲深境欲靜以是三者槩天下名  
山幾盡之矣而獨不足以盡二禺峽二禺峽者居  
清遠上游三十里當嶺南北行要道滇湟滙流兩  
山壁立飛泉岩石之妙絕於天下道書所稱第十  
九福地也梁普通中舒州延祚寺一夕飛來故數  
千年間高僧羽流前後仍集予數四往來瞻顧徘徊  
竊疑造物者自秘其奇久矣珠則胎之玉則璞  
之名山之必深必靜其常也而此獨炫然呈露何  
也彼舟行其下誰哉非銅竹之符則輪軒之使也

二禺峽志序

下焉者非擁貨而南則載寶而北者也行則有赴時計日之虞止則有畏途惡風之戒名勝當前悵望而不得卽而樵人牧子倚山門蔭喬木捧腹而笑行者勞人草草有不自嗤其形役者乎其幸而得至者登於山則有幽曠瑰異之觀以潛奪其燥競之心挹於泉則有清迴寒涼之氣以澡漑其熱中之念然後知二禺所以寓其至奇於不深不靜之間者固造物者憫度之大慈也良工之焯劍也方其熾然而急投之清冷之淵則堅利無敵少緩則否彼號爲名山居深處幽而有能裹糧問奇自

至皆其不待焯而堅利者也豈可得於市朝熏灼之士哉觀唐宋諸賢及吾鄉先哲其詩文爲二禺飛來作者往往多曠達明悟之旨而鼎革以來舊志無存邑人某君乃按撫於蒼厓斷蘚之間彙以成編又爲之繪其圖形徵諸故實禺峽之奇與其文獻於是大備夫嶺南僻在一隅舉天下之人過二禺之下者百不一二至其下而能登望游觀以盡二禺之勝者又憂憂乎若前所云造物者雖有區區慈憫之心所及不旣寡乎有某君之誌使天下人人犁然皆有二禺在日然後造物者之心於

是乎不窮予故樂爲序之曰然於茲也昔之心也  
國國蒸蒸之心也又不知其平育其昔之志也天  
盡山禹之細者又憂憂乎昔而視云登也昔也  
二禹之不者百不一三至其下而登望也瞻以  
文精也長大前夫嶽南嶽其一則舉天下之人  
其餘又爲之餘其國也始而始而始而始而始  
志無不也人某昔也其里也其間彙以  
派來也昔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之士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空者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王東村文集序

蓬萊一島一夜自海外來與羅山合曰羅浮爲百  
粵之望外貌明秀不若廬體勢廣大不及衡負其  
奇與衡廬鼎足而立未有議其伯仲者也予登其  
上周行諸峰安觀所謂縫合處哉然其靈卉異木  
紛郁苒弱萬不識一二大非衡廬所有又其夜半  
日月倒景霞彩萬變靈幻恍惚不可窮極信天下  
之奇觀也東村王子早通五經舉於鄉海內知名  
其爲人虬鬚犀首恂恂似不能言遇几榻齟然熟  
寢好果餌伸手求索若穉子至有所著述終夜立

黑地中倚柱吟思比曉不肯休蚊蚋嗜於肌膚不  
少避壯夫不若也所爲詩文追險走僻達於康莊  
如窮厓古蘚斑駁層積深林老魅懼立毛髮哀猿  
幽幽鳴谷中意態巉削獨出不必有所從來欲盡  
剝棄古人皮毛敲骨而奪之髓信天下之奇作也  
或以謂王子豈一夜從蓬海中來耶或曰試使王  
子向明而立從後而望其心必其六竅猶人而一  
竅獨虛明者也或曰王子生羅浮下以奇觀發其  
奇文故其爲人貌樸而中不窮亦大畧似之

### 林鈍齋文序

知人論世是讀書第一要義孔子作春秋定哀之  
際多微詞其意未必不望後人爲之改正答陳司  
敗知禮一言旋以聞過爲幸可類推也司馬溫公  
出自晉因以魏爲正統尊晉而昭烈不得嗣漢孔  
明不書討賊此自賢者之過賴朱晦菴綱目正之  
溫公有靈地下當爲點首然定哀之際以其筆自  
聖人終古無敢議之者也故知世人囿於聞見爲  
古人所欺者固不少不知古人用心而爲所笑者  
亦復不少樵李林君木文以其尊人鈍齋文集見

示吾尤愛其帝王統紀一論衡量古今可謂卓識  
大抵一代之興必修勝國之史臣子之體各尊其  
君與其國敵者則寇之與其君並者則僞之與其  
年號等者則奪之非不知或不滿於天下萬世然  
亦恃後之人必能論其世而知我之不得已也若  
皆以爲史家之作遂因之而不敢改豈得爲具古  
今隻眼者哉鈍齋遠在萬里未獲相見木文在粵  
而經年不一值無由抵掌以盡其餘爲後之視  
者告也

獨漉堂集之三

羅浮陳恭尹字元孝

詩序

朱子蓉詩序

文以氣爲主非謂其馳驟闔闢雄健滔莽轉折萬  
變而不可窮也古之作者皆以其經天緯地之才  
悲憫時俗之心超軼古今之識不得已而寓之文  
章其胸中浩浩然磊磊然盤勃鬱積而不宣洩者  
一與外物遇如決山出泉叩弦發矢一往奔注不  
自知其所極此文之至也後世擬議旣廣途徑日

繁雖般倕之巧猶不能不仰循前人之轍矯僞者  
乃得奮其粉飾傅會之辭以自托於不朽然其氣  
不可掩也蓋有道之言簡而氣和英雄之言烈而  
氣高忠臣孝子之言隱而氣悲高人之言達而氣  
決儉邪之言給而氣靡其大概也雖復興寄百出  
流蕩踰節而識者終有以得之語言行墨之外秀  
州朱子蓉詩名在海內久矣其古風五十餘首論  
者以爲不下青蓮而或過之昨者去其鄉而來汎  
牛渚登匡廬踰大庾之嶺南極于海以新詩一帙  
相示予絕愛其游覽諸作抉擿幽奇澹蕩堅老得  
謝杜之勝處子蓉盛年負才不自試而一放於山  
水間以雄深浩淼瑰瑋絕特之觀而發其所謂浩  
浩磊磊盤勃鬱積不得洩者爲詩之工如是無足  
怪然子蓉名家大臣子居有賢昆弟林園池亭足  
以自娛親舊故人仕於四方足以供其舟車朋酒  
之費者所往不乏也宜其胸中廓然而和平顧其  
詩獨時時慨惋而有悲氣則又何也爲之序因以  
問之



梁藥亭詩序

詩有意於求工非詩也古之作者必不得已而後有言其發也如湧泉出地若有物鼓籥之高深夷險因形制流初無定勢其浩淼之氣足以悽神寒骨其聲足以驚心盪耳渟蓄靜湛足以陶寫萬彙牢籠百態故性情者詩之泉源也氣骨者詩之鼓籥也境物者詩之高深夷險也人各有其泉源然其始未嘗不掩閉抑塞於土石之間疏之滌之澄之去其舊而引其新而後泉之真出焉近世之言詩者或用心於模擬補綻或矯之以酸澁枯瘦否

則枝蔓平行斬然無味皆未得泉源者也常竊譬  
之模擬補綻者廚人百和之湯也酸澁枯瘦者醫  
師破除之劑也平行無味者鼎中百沸之水也未  
常非泉去泉之真則遠矣泉之真者味之輕重品  
之高下各各不同而皆具有生氣詩之真者長篇  
短句正鋒側筆各具一面目而作者之性情自見  
故可使萬里之遙千載之下讀者雖未識其人而  
恍惚遇之吾粵之詩盛于廣州予少趨庭而外所  
與上下其議論者則鄜中秘湛若王明經說作卓  
然成家者也羅司馬季作薛高士劍公陳給諫喬  
生王中秘東村程桂州周量皆有當世名而先民  
是程者也吾與齒鴈行者梁子藥亭屈子翁山爲  
能發摠性靈自開面目吳子山帶王子蒲衣陶子  
苦子皆得其源而未暢其流後來之傑也翁山縱  
橫闔闢樸茂奇古藥亭雄邁滔莽精警卓拔而予  
以感激放浪之言頡頏其間未有爲之品定者也  
予竊謂翁山江河之水也藥亭瀑布之水也而予  
幽澗之水也翁山之味醇而冽藥亭之味清而旨  
予之味澹而永

予之相識而永

幽澗之水也念山之相輔而與藥亭之相背而言

予蘇爾餘山玉河之水也藥亭對市之水也而予

以淑然然然之言而感其間未嘗爲之品矣亦也

蘇國爾對於古藥亭並處爾者爾嘗卓對而予

吾予昔稱其然而未也然也然也念山

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吳山帶詩序

莊生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此古今必然之理就  
一技而言之也然而明達之士往往舉一隅而得  
其三引伸觸類以盡天下之能事則固庖丁所謂  
技而進乎道者友人吳子山帶方七八歲時便能  
畫地作人物花竹十歲而能詩與梁子藥亭同家  
塾唱和日數十篇初效李長吉體矜奇嗜險吐棄  
凡近就童子試輒冠其軍弱歲試粵闈已冠軍以  
後場觸時忌而屈二十年間濱得復失者三四稍  
屏舉子業益肆力詩畫古文詞乃一軌於正法每

一語出莫不驚爲天仙羽人學者轉相抄示得其  
一水一石一卉珍若懷寶然吾常跡其用心遇一  
事一物之精奇則必玩味流連得其要領而後止  
興之所至或當食而忘饑出而忘反期而忘赴問  
而忘答蕭散閒遠不可以禮法繩之而卒未嘗踰  
於禮法之外夫內有所專則外染不及故純任其  
天真以行其爲詩也孤迴名貴以自然靈妙爲宗  
其爲畫猶是也反而觀其古文詞制舉業亦猶是  
也是數者皆技也而吳子能會而一之不幾進于  
道矣乎吳子之爲是聊以自娛而求請者日益多

所至絹素常積座客幾無所容而吳子則解衣揮  
毫偃臥吟嘯不知在其旁者之爲賓爲主也所爲  
詩旋亦散去不自珍惜今春予與藥亭於他處羅  
索其所存十不得一訂而刻之及秋闈事將屆吳  
子尚高臥金茅山中又與梁子強而致之榜發以  
壁經魁其曹其爲文無意售世世自售之耳梓人  
詩刻告成而吳子方匆匆治裝赴都門都門禮法  
之地詞翰之林吳子以蕭散閒遠之身孤迴名貴  
之詩入焉如錦繡之有葛衣甘醴之有苦茗未爲  
不可吾故爲梗槩其生平使天下知吳子之天真

如是非矯也

獨鴻堂文集序之三  
三  
如是非矯也  
與梁其主平矣天不映吳子  
之其人孰時誰能之旨意本甘  
之此時解以林吳子以蕭蕭  
病故言久而吳子寸尺尺  
聖德與其曹其意文無意書  
十尚尚人念采山中文與采  
其神  
則入  
生  
風雅漢魏之詩其情濃濃則醇醇則簡有一唱三  
歎之遺音四唐之律選聲鍊詞如律呂和鳴金石  
交作其妙常在言意外故漢魏以上聲生乎情  
者也唐律情生乎聲者也其於感人一也試嘗求  
之哀猿之鳴蟋蟀之吟此聲生乎情者也聞鼙而  
思將帥聞琴而志山水此情生乎聲者也唐人之  
指事也或避實而擊虛或舍直而摹曲言境也或  
取神而遺形或舉小而畧大皆所以致其聲也故  
事同也言同也一字易而情垂四聲同也五色同

家中洲感秋詩序

風雅漢魏之詩其情濃濃則醇醇則簡有一唱三  
歎之遺音四唐之律選聲鍊詞如律呂和鳴金石  
交作其妙常在言意外故漢魏以上聲生乎情  
者也唐律情生乎聲者也其於感人一也試嘗求  
之哀猿之鳴蟋蟀之吟此聲生乎情者也聞鼙而  
思將帥聞琴而志山水此情生乎聲者也唐人之  
指事也或避實而擊虛或舍直而摹曲言境也或  
取神而遺形或舉小而畧大皆所以致其聲也故  
事同也言同也一字易而情垂四聲同也五色同

也清濁殊而味減近世以來言其法則甚詳得其門者或寡矣吾家拾遺喬生先生早富才藻齊名哲兄中歲間居益肆力於著作其所爲詩固已翼飛雲霄踉走海內五律高妙靜遠逍遙規矩之中最其自得者也近所賦感秋數十篇於本色中更加古質如入崇岳千岩萬壑分則各具一觀合之乃成博大不復以字句見奇夫四時感人唯秋爲甚先生挾曠世之懷發彌高之調對搖落之秋興壹鬱之感悠然之韻觸緒紛來聲生情耶情生聲耶不可得而擇矣夫感人以理者淺而感人以情者深感人以言者有涯而感人以聲者無方詩之道所以後六經而獨存也

番禺黎氏存詩彙選序

班孟堅志藝文自騷人以下至楊子雲得詩賦之士一百六家唐分經史子集爲四庫自荀卿宋玉而下迄有唐一代人自爲集者得七百三十六家間嘗計之楚懷之世距西漢之末三百餘年而傳者僅百家東漢至唐亾九百年乃所增者遂六百有餘何遠者之少而近者之多也無亦遠則得失之衡已定而傳之在人近則高曾之矩未忘而傳之以子孫乎然以四庫書目按之今之存者十不二三矣蓋自唐亾至今七百年天下大亂者五向

非鈇版之行而專恃筆札其與存者幾何哉吾粵  
著作之家有明一代爲多而皆萃于廣州家有賜  
書世承明德文章之士每以風節相高雖或散處  
外鄉而藏書之所必歸省會予猶及覩其盛及庚  
寅一屠而竹帛烟銷與百萬生靈俱燼矣番禺黎  
氏自韶山侍御前峰京兆起於正嘉之際而瑤石  
昆弟高士父子繼之五世百餘年間節義文章暉  
映炎服予幼侍先君及見洞石美周兩先生洞石  
罷官以詩酒老不及于亂而美周先生殉節于丙  
戌先君殉節于丁亥兩粵之干戈又十年而後息

故家遺黎流離奔走不獨剗剗故版毀棄無存卽  
卷帙之散于人間者亦多飽于蠹魚之腹二十年  
前予與先生二子方回務光醉宿大忠祠中每言  
及此輒太息涕下十年來務光捐館而方回遂能  
輯先生全集而刻之茲又念其先世詩文零落無  
多懼其終于泯沒乃極力搜求于殘編廢簡之中  
片言隻字若購重寶於是遺詩漸集其曰燕臺集  
者京兆前峰公作其門人少保南昌朱衡謂其詩  
宗初盛得風人溫厚和平之意者也京兆於美周  
先生爲曾祖其孫高士纘之則先生之父也高士



豪邁好遊所與交皆一代英豪著籟鳴集詩如其人而能斂才就法自寫性情無當時堆砌綺靡之習曰瑤石山人集者侍御之子叅議惟敬也與李滄溟王弇洲韻頡文壇沔陽陳玉叔稱其古詩不雕而藻歌行恢張而潤七律冲澹而遠五律清而逸排律整而潔者也曰司封集者瑤石之弟驗封即中惟和死粵西蠻賊劫庫之難者也其詩存者甚少而清逸可想曰白泉山人者瑤石之弟惟仁其詩蕭爽欲逼諸兄曰君華者瑤石之子司封即中出叅江右藩政有南秀堂集而今亡矣得其一詩於便面曰君獻君璽君選者皆瑤石猶子曰惟登者瑤石從弟曰崇訓者美周先生從祖如上諸詩散見郡邑志中君選號洞石予嘗見其酒後画山水題詩甚敏今所存者酬贈之作爲多未足概其生平也曰韓言者美周先生從叔含孺茂才作也茂才詞塲宿老有二才子紱臣著雪牕集顓孫著芙航集皆弱冠知名時有三蘇之日未幾而二子同沒于水茂才因自放山水間父子皆具詩人之才而芙航一集尤俊拔清矯王子安李長吉之流亞也曰貽清堂集者先生從兄廣德州刺史二

來其人剛介投簪盛時所爲詩亦落落有氣曰瓜圃草者方回作也曰醇曜堂集者務光作也方回詩樸茂真摯務光富於才思多曠達之旨若侍御臺中使閩西巡諸稿則有其目而未得其書合之先生蓮鬚閣集凡十有九人可謂盛矣其間多者千篇少者乃三五首方回欲盡梓之則限於力而揆括未全欲更待之則日月難期而廢墜是患乃屬予爲之選定名曰番禺黎氏存詩彙選謂之存則亾失者可知也謂之選則未刻者可知也至其事跡始末本集具焉侍御立朝有直節以劾元舅取怨京兆清介受主知以忤權相左遷皆未竟其用也瑤石父子始歷清要而俱終於外藩二來洞石素尚孤高各偃蹇于州縣皆未伸其志也紱臣顓孫務光天厄其年皆未盡其才也白泉高士放情丘壑當承平之世而不求聞達吾無間然含孺茂才雖丘壑不殊而晚節不能無憾矣惟和先生美周先生後先殉于王事並奉恩卹名垂青史可謂皎然不欺其志而其心亦安能無耿耿者哉嗚呼一家之中多才如此而出與處半焉修與短半焉利與鈍半焉未及百年而生平著述已漠然其

不可問使無方回爲之子孫彙而梓之後之人何  
所攷焉則無惑乎漢唐傳者之寥寥也

代汎亭詩序

惠郡繞郭皆山槎江麗江匯其東南豐鱷二湖出  
其西北登高而望四山秀色可愛近在几席而實  
隔於江湖洵乎吾粵十郡山川之美莫惠若也郡  
署建於椽山山分二支右支抱處得小丘焉直賓  
館之西淪於榛莽已久寶坻王使君登而異之爲  
亭十六楹其形如船翼以朱欄豐湖明於階前城  
堞倚於宇下深淺濃淡之致有圖畫所不及者名  
曰代汎稱其實矣癸酉四月予偕友人梁藥亭吳  
山帶季偉公客焉每晨而望則漁舟競出網罟羣

集縱橫自得如輕鳧聚散湖中三堤六橋樵人牧  
豎販夫農婦荷擔往來歷歷可數月夕則水如積  
雪山若浮墨與星影天光平鋪萬里無復高下間  
隔寺燈村火若滅若沒或積雨後則隄與水平一  
痕如線行者躑躅其上水注北橋有聲洶洶如千  
人喧呼晝不聞也日之方中則雲光下漏推移山  
谷間此晦彼明雨驟至則雲脚低垂隨風聚散或  
有或無不可殫述蓋湖上之朝昏晴雨未嘗不若  
是而無人憑高觀之斯美蘊而莫傳城內無多高  
山自有此亭然後一代之大觀始備天地之生城  
郭之立不知凡幾千年而獨有待於使君名勝之  
開固有數耶吾懼夫後之人以建置之近而易之  
則木石之力將有時而盡故取一時登咏之作序  
而歸於使君勝以傳之冀來者爲可繼也

易宣人遺詩序

鳳皇所以爲天下重者豈謂其毛哉翡翠也孔雀也澤雉也使與鳳皇角其文采鳳皇未必不勝而鳳皇恥之矣然則論士而次於語言文字之間不旣末乎彼志士者方且挫其鋒芒埋光內照壽不壽朽不朽一也不朽其夢也朽其覺也壽冬夜之長也不壽夏夜之短也彼視以其身名落之人間猶辱之也惜乎吾友岡州易訓宣人不幸而若是宣人名父之子有賢伯季四五人而自以生非其時蹙蹙乎其不樂也自垂髫以往出則千里求友

入則閉一室而求性命未嘗有無謂之行奉其父  
母既自其邑而之山間又徙而之蒼梧汲汲乎其  
不能一朝居也嗚呼惜哉得年二十有八以卒卒  
之後其季兼人綴遺詩爲一帙梓之非宣人志也  
夫宣人之志不必壽不必不朽雖然而既不得其  
壽矣又不能使之不朽則朋友之責也詩以言志  
宣人之齒未也未必能工要其孤潔明秀之氣可  
得而掩乎哉雜雛鳳之毛於孔翠間而不能別者  
非有目者也

程周量集序

士之數奇未有甚於友人程君周量者也有其試  
童子時每冠軍輒有變故廢案尊人匪凡先生老  
儒也周量壬辰捷報人以爲賀先生曰吾兒素不  
利居首况嶺海初通南人孤士哀然弁冕天下懼  
且不免何賀也未幾果以磨勘題理黜不得第人  
皆寃之蓋君子有大道一節先輩有單承用人言  
者謂與上文舉賢下文聚斂之臣財用小人互相  
關照也主考武陵此菴胡公爲諸生時曾用其說  
不見錄於有司闡中得周量文大爲擊節而又出

於虔孫左公之房因擢爲元欲用以申前議政府大臣有子不得與選遂倡言元文悖朱註不稱溧陽相公與胡公講學又素不相下相爲附和嗾人上疏力排擊之胡公坐是左遷壹鬱以死吹毛求疵不止一人而榜中同是說者固不盡罷斥也久之周量仕爲舍人與澤州陳說巖吳門汪鈍翁新城王西樵阮亭諸君子以詩文詞相高唱和都門盛年俊才聲華藉甚轉樞曹分校北闈奉使西秦還奏稱旨累遷職方正郎京察第一俄而出守桂林月餘而三藩亂作竟以憂卒於全州年僅五十

又一年而朝廷有博學弘詞之舉阮亭諸公自部曹外僚以得館職者甚衆向使周量不遇胡公必不至身及於亂稍加以年未必不與於博學弘詞之選而三十年間得而旋失進而旋退成而旋毀與試童子時大相類何不偶之甚也列子有力命之辯謂自窮自達而無有制之者意者其未盡歟周量少時與薛君劍公屈君翁山同受業於先府君之門先府君旣殉節而薛屈二君皆棄其諸生以著書爲樂周量獨身陷圍城中與尊人並爲係縲不得已而取世資以自免若薛屈二君者可謂

能自窮而無有制之者矣周量自達未嘗不力而每遇輒窮謂非命有以制之必不前後齟齬若是其一轍也周量沒後予爲書致撫蠻將軍傅公歸其喪其孤衍祖流離患難歸時方十五六今餼於郡庠爲名諸生貧無以葬遺詩文數帙未能刻前年阮亭以宮詹祭告南海哭於周量柩前挈其孤以見大司馬吳公存恤而教誨之戊辰夏其同年進士連君雙河始與予相識卽詢周量後人及冬同寓端州遂成深交雙河自予篋中取周量所著者拔其尤別爲一卷請正於大司馬及三水令天翼程君助而梓之是皆不愧古人交誼者周量雖數奇於生前然旣沒或非命所制必不終窮於身後雙河命予爲序世誼也所不得辭姑質言之



送何左王遠遊序

中州於天地間猶人面之有黑子黑子之中而有  
九土九土之中而有人民社稷雖舉以祿左王吾  
知其必不顧也而不能已於遊何哉左王孝於事  
親樂植德而惡近名苟非其義固不以千秋之榮  
易一日之養而不能已於數千里之遊何哉其言  
曰吾老矣俟河之清恐不復見中華山川之美也  
嗟乎使左王猶有是言則亦蒼蒼者之過也茫茫  
塵路皆有所利而游者也其有能知君之游者乎  
其有能知君之游者尚未敢遽以知人許之

梁飛仙靈洲藏稿序

僕往聞父老之論舉鄉之才而不永者數人梁飛仙其一也去今三十餘年乃得讀其靈洲藏稿蓋飛仙十三能詩未及壯而卒其父太狂先生傷心已甚不忍閱其遺文往往散佚今其存者靈洲僧所抄七言近體而已爲詩清警超邁充其所至殆不可量當時所與唱詠多吾郡偉人攷其姓名固已列於青史藉藉身後而飛仙茂齡早凋蘭折玉焚聲華燔絕未嘗不喟然太息以人之不可無年也其姪孫廷佐緘藏稿示予俾爲之序屬以事久

貯篋衍去秋舟自新塘入廣州中途風作溺歿者  
十餘人而飛仙詩與予俱出波濤之中歸然無恙  
豈其精神所寄蓋有不可汨沒者耶三復增歎為  
書其槩珍重而歸之

送何不偕遠游序

將為州里宿宿信信之行者其別也不過一二言  
適千里者倍之萬里者當又倍之若其游無方其  
行無期則其別也固將千百言而未止者也吾與  
何子不偕弱同學壯同游蓋常西濟湘沅上祝融  
之顛東浮揚子北觀於黃河太行日授而色喻宮  
動而商應其相命也未嘗以言也今而為無方之  
游無期之行其別也則不過一二言而止耳凡人  
懷剛決之才者其於事也恒疎具明察之智者其  
於人也恒密夫密與疎行之不可偏廢者也密以

持已而疎以待人則密疎各以成美反是則謂之蔽而適足以召怨取戾不偕剛決明察之至者也有其美可不懼其蔽乎幸而久爲游人閒客猶不可不懼也或其次及於事當存亾之樞筦死生之柄則其可懼也當更甚神農之經千品而決積滯者取狼毒而却參耆中其疾也尹竊取於孔子以爲不偕贈其於臨事之一言曰慎而於待人之一言曰恕嗚呼之二言者引而伸之固亦千百言而不止者也

### 張菊水詩序

詩始於風風者動物也與水遇而成瀾文之至也與木遇而爲籟聲之極也二者皆本於自然詩者發憤之所爲作外物之感哀樂有動於中勃然而赴之不自知其言之工耶否耶上也稱情而出之和比其音律引伸其物類以副吾之所懷次也若有意於必傳用以博當世名而趨一時之好則其去自然也遠矣曹州連雙河數爲予言菊水張君之詩與其爲人比得見於廣州恂恂然君子也讀其詩質而有光文而不漓其一種憫世悼俗憂傷

感遇之思盤旋於楮墨之外使聞者足戒而言之者無罪真風人之旨也增城冉侯偕菊水度嶺而南將採其近詩梓之雙河屬予選定曰寧嚴毋濫予讀之汨汨然若有牽予心目而不得捨者唯恐其盡也尚暇選乎哉乃序而歸之

羅浮紀遊詩序

羅浮高不及衡華奇不及天台雁蕩然其名並峙衡華台蕩之間古今無異詞語洞天者標於第七紀福地者命以泉源豈以來自蓬島多靈卉異藥故耶攷之列仙所傳自葛稚川而下成道此山者數十家必有以也有明盛時吾鄉先正書院山房二氏精藍宮觀徧滿岩岫士之讀書羅浮者如歸其家兵燹以來傾毀殆盡矣辛丑臘月予始偕同人觀日於飛來絕頂是時自二三寺觀外無復行人之跡予率僧徒數十刈草蓋頭露宿阿耨池上

三鼓而登東方已作海濤霞影光怪變幻紅輪躍  
出初露一痕倏隱倏見如浮如飛半輪而後天水  
始辨觀日之奇勝衡嶽遠甚以其地近南溟也惠  
州王紫詮使君比以羅浮詩見示其登亦以臘月  
憫觀日者之無所止宿作子日亭於飛雲之巔信  
山靈所屬望也所爲詩縱橫闔闢神孤骨峭力瞻  
氣舉雖云步武子瞻往往有青出於藍之句子瞻  
謫宦寓惠又當羅浮盛時於山有咏歎而無增益  
使君一郡山川百神之主不難使羅浮一復承平  
之舊固將自子日亭始之不獨其詩視子瞻爲青  
出也或云山自有真面目無藉亭臺爲點綴詩文  
爲咏歎果爾則八彩重瞳之帝可以不服山龍華  
蟲河日海口之聖可以無爭袞衣章甫得不令乾  
坤減色耶間嘗謂衡華二嶽蒼莽渾灑不以小節  
見奇譬之古文典謨訓誥也天台雁蕩左國也羅  
浮莊列也此言雖若附會似亦有至理因與藥亭  
翁山評使君詩并書以質之

余山有與蘇詩共書以贊之

新蘇賦也此言雖甚剛會以亦齊至堅因與樂亭

具奇譽之古文典莫勝於天台郭蘇古國也

中蘇詩也開詩語新筆一於名詩雖不以小節

過西日我山之望石以

我相幾果爾則入乎重朝之帝也

山也近天

劉顯之詩序

文之傳有二道理也情也六經皆本於理而三百

篇獨兼乎情列國之風情勝於理者也二雅三頌

理稱其情者也情必附理而行理不必待情而始

著由理入者其言高渾由情出者其言酣暢三百

篇之理勝者大抵聖賢之言也騷人以還則往往

情勝六朝四唐則又拘以聲律尚以綺麗由是作

者益難為工而日遠於古以韓昌黎之才而詩視

其文為遜柳州詩過於韓而文較不及自古兼

長之難如此方今之世進退以制義取舍以風氣

士雖白首猶呶唔帖括知聲律已難其人况其上  
焉者乎予友劉君顯之以舉業得名天下三十年  
經術淹貫爲多士師表受業者嘗數百人而未嘗  
言詩不得已而有作亦匿不肯示人比盡索而讀  
之其五七古樂府堅樸如東漢人近體取法杜陵  
得其風骨而去其矜氣論斷今古感觸時運含映  
甚遠大儒深識不當於詩人中求之所謂從理入  
者也世俗所尚聲色之似古人猶優孟而叔敖衣  
冠非不聳動一時而實則優耳仲尼學琴於師襄  
旣習其曲習其數習其志有問曰有所穆然深思  
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吾得其爲人矣黯  
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  
而誰也師襄爲之避席再拜夫文王未必如是惟  
未必如是而孔子得其爲人所以爲善學者也吾  
謂顯之之詩蓋善學古人者也



聞之之精蓋善學古人者也

先友集序

尹幼侍於先君竊識其所與朋游講習者雖燕戲之間未嘗不及於治身憂民忠國也人之有善若慶雲之出於天醴泉之湧於地亟亟然唯恐不與衆共見之人有過諄諄然曲導之若垢衣之被其體芘刺之集其背聞飢寒之人甚於其身受之也必相與謀衣食之政令之失時事之非旣竭其力而無以轉移猶爲之累吁積歎至於不寐自其爲諸生已然而一時交游類皆偉人雄傑卓然以當世自命不欲下同於俗學先君旣沒尹幸不爲士

君子所棄其所與琢磨晨夕者雖未得盡如先君時亦自一時之選也嗚呼自有識至今三十年間計其姓名蓋十之六七歿矣方其放情抗論下視先古卑笑當世若且欲快其意氣然更變亂以來其間斃於桁楊仆於草野逃於浮屠方士者相繼而得畢命王事自致青史者亦往往不乏人各有命焉要其志皆爲不苟矣伏處無聊每得其遺文於篋笥把之歎息想見其淋漓杯酒掀髯唱酬奮袂激昂之日嗟乎彼何時也今一二存者大抵困餓窮山中悞惻日暮有所欲言咀嚼齒舌間周視四座之人而後敢發吁自先君時固已患士風滋不如古久矣而今而後又未知何如也乃撰先友集傳二卷按錄遺詩文可觀者人爲一編而傳系之分兩世之交爲上下

王立安百春詩序

詠物之體本乎國風螽斯鴟鴞其權輿也降及漢魏變爲五言班姬紈扇之辭繁欽蕙槐之作以自寫其怨思皆非無所爲而發也六朝南北華藻相高每詠一物必徵事選材拘牽俳偶或乃讀之終篇而不得其意之所存有唐作者始以聲律協之情理赴之若駱義烏之蟬張曲江之燕斯爲善矣然不過一二爲之其多而傳之至今者李巨山杜少陵爲盛巨山都大位負重名體物雖工而比興特少少陵老於離亂萍梗楚蜀之交觸緒興懷乃

不自知其思之所至不區區於物象而終不可移  
易譬之於畫少陵意筆也淡墨淋漓而生氣故自  
躍躍巨山以丹青圖之雖古法具存一失其神將  
不免癡肥之謂寶坻王子立安乃撮二公之勝而  
損益之其所爲百春詩率興描寫不必有爲而作  
而言外之旨含映甚遠其辭麗而不纖巧不傷雅  
自二公以來詠物蓋未有若斯之多者也而皆系  
之於春命筆尤爲不易王子年二十餘長身虬鬚  
意氣落落然有丈夫之槩身居重慶之下隨侍尊  
大人南區使君來惠州署中定省餘暇則上憶雪  
樓北望羅浮諸峰窮睇萬里想見其祖翁諸叔家  
園之樂良時佳節則偕諸弟羣從放舟豐鱸二湖  
間釣魚酌醴攀菱荷摘芡訪蘇子瞻白鶴峰合  
江樓之遺址以曠其心日天性好書嗜吟詠使君  
有所著作命之屬和皆應聲而就自拈百春題不  
旬日而脫稿其好學如此夫久處華廡則鄙濁之  
氣萌多涉世途則憂患之心作以王子天質之美  
而上有賢父祖爲之提命外無所俯仰於時讀書  
懷古自適其適使少陵易地而處固無所發其悲  
愁卽巨山降格爲之亦未得同其蕭散也僕獲交

於使君既慶其有才子又美王子年齒方富所就未涯不自禁其言之娓娓矣

而士有資父而事君之思命代無鴻福而效律書  
而日而刻錄其吾學時且夫入聖華黜則端識之  
首而清其命之深原皆教而歸自其百春豈不  
獨漉堂集卷之四  
羅浮陳恭尹字元孝

壽序

樊紫霞太翁序

靖難之後峩嶠亭上題詩者有全身遠害力固首  
陽之句余每讀而悲之夫二者固難兼之勢也當  
二子叩馬而諫其言切直非太公義人一語將不  
免於左右之兵是遠害之難也及其采薇西山安  
所得非周之粟而食之是首陽之不易固也夷考  
遜國諸臣從亡致身二錄所載崎嶇險阻卒能自

完其節無愧宿心亦首陽之變局也我烈皇帝與闖獻二賊相爲終始三百年之金甌闖賊壞之數月而闖自潰滅獻賊蹂躪楚蜀楚蜀之間支持有人賊亦旋滅然卒敗高皇帝之統系者獻之餘孽也時太傅宜賓樊公始以都御史巡撫寧夏有平賊之功與臺諫齟齬以母老告歸朝廷思之命以總督川陝而獻賊據荆襄朝命不至北都旣陷金陵嗣立公督師里中屢敗賊衆復數州之地逆獻遁走報捷金陵加公戶兵尚書蔭冢孫紫霞先生爲錦衣僉事方是時蜀中粗定而獻賊養子可望方據滇黔圖篡逆朝政乖錯十羊九牧公憂憤疾發而國事益不可爲矣公與家文忠公爲萬曆已未同年好友文忠及先給諫並殉節于丁亥行在端州時尹與文忠之子俱以門功拜官錦衣於先生遙爲同寅而未相見也往往於邊臣奏疏中知公風烈道里阻深不得其詳今秋公會孫崑來太史以典試至粵始得讀公行狀而談劫灰往事坎珂萬端知先生之行固峩嶠亭題詩之旨也太史不忘世舊數得共杯酒吟嘯於寒烟野草間而及門諸孝廉欲爲先生進壽兕謂屬詞於當代公

卿或非先生所喜乃不鄙而見命嗟夫若先生者豈欲以高蹈爲名者哉顧數十年來西南舊事最爲闕畧太傅平賊之功時異事殊未必盡集史官太史擢第乙丑可謂繩祖武而習曾矩然太傅之忠勤亦有未便遽筆之汗青者是先生隱約之心子臣之職誠不能無待于草野之史惜尹非其人也然不敢不書其概以俟後世且欲先生知萬里之外五嶺之南亦有題峩睂亭上之詩如斯人者

壽晉江潘正甫序

司馬子長爲伯夷列傳疑天道之是非而於岩穴砥行之士再三慨歎蓋自傷已方子長著書時公卿將相嶄然自奮於功名揚揚在上者其視子長不知比於何物而安知其賢姦臧否一刑餘之人挾管而操之千載之下也文章之權豈不重哉夫士雖貧賤一行之善足使人想見其生平以其力有所不得盡也公卿將相一行之不善輒以敗其聲稱蓋其勢足以發之權足以掩之不善而至人知則其所不知者愈可想見故毀譽不可不審也

僕性不喜毀人破家之餘賣文爲活其有所譽率出以時貴之口人固不屑予而言之不誣者僕亦未敢出以問世今春偶歸鳳山而晉江潘子鼎珪客焉爲長書謁予以其尊人澹隱潘君七十之文爲請僕初心難之而讀其書再三筆力閎肆深於古學計其所挾必有以隨閱潘君知非一篇固篤行君子也夫倫紀之間苟求其至雖聖人有所不克盡而唯竭吾力之所能爲反諸心而無愧怍則庶幾可少釋其責然求此於今之人已落落如晨星君生而早孤弱冠值鼎革絕志仕進崎嶇偏

側於兵燹之中所爲保全骨肉撫教昆弟諸孤脫朋友於厄時其緩急數致千金而數散之有古豪傑風至若追孝父祖黽勉營葬立祭典修宗譜事皆敦本務實得行已之大要不幸而意外遭讒罹犴狴者五月賴知交之力明其無他生還於刀鉞之下此皆平生行義所孚豈易得哉今大耋方登元配林太君賢而偕老五子皆才而各勤於其業猶子新掇巍科蓋乃祖德州公遺澤在人君又厚植其基以培之門閭之大正未有極天之與善此其徵焉鼎珪筆健年富虛心善下充其所至用世



傳世均足不朽鼎琦詩亦英英有致有子如此何  
 憂貧哉君其滿引壽卮保固遐齡以觀之憶予戊  
 午秋遭无妄之災下棘寺者二百日計君遭讒亦  
 以是年予之得禍也以名君之得禍也以口地異  
 事殊而同時蒙難干戈之際草菅人命可勝道哉  
 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子長之所深悲而吾與君  
 至今日猶得二千里一言相祝未盡之年殆天之  
 所續也修短之數吾與君無庸心焉矣

壽陳母何夫人序

予年十二從先君館于吾家文忠公碩膚堂中是  
 時叔演三兄偕其兄登甫耆仲同執經先君門下  
 碩膚堂後臨廣池池之西為寫葉山房文忠所常  
 坐臥也池東架木橋為書室數楹環以花竹叔演  
 書齋在焉叔演長予三歲每風日晴美相與挾彈  
 入林把釣橫波相樂也後二年而有燕都之變又  
 三年而先君與文忠後先殉節明年請卹端州文  
 忠以閣部贈忠烈侯先君以兵垣贈兵部尚書論  
 功賜廕叔演與予同官錦衣自公之暇往往沽酒

七星岩上相對而泣人莫測也其冬而叔演予告歸娶時大學士香山何公柄國叔演嫂夫人香山第四女也出宰相之家而入忠臣之第卽于歸之日而受一品之封天下之至榮也及滇池路絕叔演避地山中不恒厥居時事艱難往往告匱嫂夫人相從無倦色叔演年及三十而卒夫人挈其三子歸理田業教以詩書稱未亾人於今三十年今茲冬月冢子某詣予而言曰某之母年六十加一矣宗戚故舊將爲之觴謂非叔父無足序吾母者敢以爲請予愧而不敢當也予與叔演幼共學長

共事得喪禍福皆不甚相遠而叔演能全其膚髮以從先公於九原予苟活數十年毫無善狀心口相訾形影自慚序他人且不可况夫人乎然夫人諸昆弟皆予世交數爲予言夫人四德咸備聰慧絕世最爲相君所鍾愛且承平宰相閨閣峻深保姆在前師傅在後一旦舍其貴介以從夫子於荒煙窮谷之中濱飢餒危亾而不之恤此其志行卓然過絕於人念非予寒灰槁木之人序之而假手於熏灼之家必不稱矣夫人有三子皆賢諸孫今六七人日以繁衍夫人所以報吾叔演於身後者

此外亦復何求請以是爲夫人進爵至世俗所欲  
得者曰壽曰祿曰絲綸之褒旌節之表皆夫人分  
中所必有而意中所未必欲者姑舍是

壽何雪濤序

義當爲而不之爲義當爲而或爲或不爲義當爲  
而無不爲之以爲名高三者足以盡天下矣義當  
爲而不之爲吾知之矣義當爲而或爲或不爲百  
而不一得於今義當爲而無不爲以爲名高則萬  
而不一得於今若夫無所矩於義而動不踰無所  
跂於名而行適合方今之世固亦有其人乎吾友  
雪濤何君其爲人隕然若無所持擇於其中與人  
言傾底蘊而盡不爲鈎距無少長雅俗新故卒然  
牽而止之皆相與極歡移日忘去和易至於如此

而昔當擾攘之際板蕩之日固常流離世難數散  
其有以資從王之士其後又破產爲友人償重債  
家故豐也坐是而削授餘於其子布袍囊書教生  
徒於數百里外年旣六十矣隱約食貧旣無戚容  
復無德色窺其所存皆若率胸懷而出之初非必  
期於如是其於父母兄弟亦然往往畧於文貌而  
贅於性情而不自知其孝友所至以視夫斤斤以  
爲名者已不啻倍蓰過之又况其下者乎所謂無  
所矩而不踰無所企而適合若君者庶幾近之矣  
固不可謂今之世遂無其人也然而老於諸生之

間天下無所得而頌其義而乘時貴富之徒諛言  
滿耳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可勝歎哉於是二三友  
人更相謂曰君生之朝固不可無祝矣而謂梁子  
榘其性懶於山水不苟作不鄙謂尹直於詞不妄  
許與乃斷素而縫之榘爲之圖而尹序其上然尹  
與君交垂二十年其可得而見者略如上所云而  
究未能持一行以名之何則謂之達則君乃未嘗  
縱放於義之外謂之儒則君又未嘗束縛於義之  
中意其天質粹美幾於道而未加切磨所謂古無  
懷葛天氏之民而必欲執末俗之論以繩之則旣

陋矣君上奉九旬之母而下撫諸孫孺人潘氏白頭偕老令子介弟家人戚友融融怡怡更起銜杯相慶方幸其無車馬之應酬征徭之煩累以得日笑傲於斯圖之下也彼世俗之所榮烏足滿其一哂哉自君曾祖順臺大夫及君之尊人若祖伯叔兄弟年皆踰於大耄則壽者君家之固有不復以是爲祝而敬序其大畧庶幾爲不諛者

壽屈母黃太夫人序

何無忌夜草檄其母窺屏見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吾復何憂問所同事爲劉裕則又大喜予每讀而壯之以爲非是母不生是子也王珪母每奇珪謂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遊何如人異日房杜二人過之母大喜具飲食曰二客公輔才爾貴不疑杜子美有詩紀其事乃謂太宗少嘗與客過珪母謂珪曰此虬鬚少年汝等成名皆出其手夫望子之貴人之常情而能識英雄於未遇之年斯亦奇矣屈子大均少及予先君司馬

公之門予與垂髫定交屈子長予一歲予兄事之  
其後遭亂先君殉節而屈子好爲萬里之遊出必  
數年而歸歸或不逾時而出其母黃太夫人恒依  
仲季以居東西遷徙予每就所寓問太夫人安否  
而爲道屈子遊蹤所至然竊瞻太夫人顏色怡然  
無念子之戚予心異之往歲屈子奉太夫人客金  
陵旣歸予入揖太夫人雙鬢皤然而體貌加壯爲  
之大喜相慰屈子旣還其鄉新汀開九歌草堂以  
居予不獲見太夫人者於今數年非疏也夫屈子  
而遠遊則其母吾母也旣歸而侍奉有人甘毳無  
闕諸子孫林立滿前太夫人樂則吾固可少弛其  
憂矣太夫人生萬曆甲辰中歲寡居識鑒宏遠志  
尚高潔不願其子有不義之食屈子雖名重天下  
著書滿家然無忌草檄之志三十年落落未就比  
以太夫人年高戀晨昏定省不復遠出今茲甲子  
爲太夫人八十一大壽賓朋皆集予固將登其堂  
而拜之而使屈子以其私請於太夫人雖不敢望  
有虬鬚少年於賓客之中然房杜之儔或未必遽  
云稀濶願有以定之

云蘇門鳳亦以安之

有地錄少平外賓客之中然其持之謝如木必幾  
而拜之而勢風乎以其厚肅外夫人雖不效中  
為太夫人八十一大壽實即昔秉子固殊登其堂  
以太夫人平高懸景吾家皆不身出今茲甲子  
昔書齋案然無息草草之志三十五卷卷未數此  
尚高賢不願其子有不齊之命也  
憂矣太夫人其萬歲也  
關麟子新林立謝而太夫人

壽區節母陳太君序

聖人大懼天下相矜為奇故制為君臣父子夫婦  
昆弟朋友之禮循循然皆歸於中道使中材以下  
可企而及而於達人高行苟出其中心至誠雖不  
立為常教猶必咨嗟三歎以振發夫頑夫聾俗今  
世女子有未嫁而為其夫守志者此賢者過之之  
事義不見於六經若柏舟之詩儀兩髦而以死自  
矢本乎情而止乎義蓋嫁而守者也吾往時聞長  
老言某氏女未嫁而守者其奔喪也哭成禮而不  
哀彼誠發乎義所當為而未動乎情之不忍今里

中千室之鄉往往必有其人益多乎前所聞者若區母陳太君其久而最著者也太君翁曰見五區公父曰愧莪陳公並官大夫相善也幼而許太君于區之子寶宸文學文學未冠卒太君年十六不謀于傍人不惑於羣喙素車白馬辭父母而歸于區氏爲區文學婦四十年於今耳未聞文學聲音警欬也目未接文學威儀禮貌也夢未識文學魂魄髣髴也正使當世男子交手而約提耳而命要之鬼神申之盟誓其確乎不拔皦然不欺其志有能如太君者乎易以從一而終爲婦人之吉夫從

否以心豈必嫁而後云哉而特以不可爲繼將使不肖者無以自容故經不著其文歟將古今風氣異變古所謂不欺其志者多在男子而今所謂不欺其志者多在婦人歟惜乎吾不得起聖人而咨嗟詠歎之也太君今年五十嗣子胤祚合同人頌美之詩歌以爲壽友人太君之姊子陶璜嘉太君之志有成又相與繪圖爲祝太君族出北湖北湖之陳與吾小圃之陳里居相錯世敘兄弟而先君子與媿莪大夫後先相及而驩緒其世太君於尹姑也與有榮焉再拜而爲之序



故也與百樂再我而德之氣  
 子與殿非大大則矣計文而  
 之與與詩小國之制更與詩  
 志志亦效又詩與詩國與詩  
 製信信之也夫詩今平五十  
 異變古  
 不肖者

壽吳勿菴先生序

方今所望於老成重德博習典故足以式浮振靡  
 者何人也尹之幼也猶及天下未亂以及於今昔  
 者所謂奢而今日之為儉矣所謂巧而今日之為  
 拙所謂貪而今日之為廉所謂諱而不敢言者而今  
 則公然行之嗟乎尹所見將亂之天下也而風俗  
 相去已如是江河日下其不可挽也後有作者欲  
 得聞太平至治之風將烏乎取之夫典籍非不具  
 也譬之按譜而琴瑟辭而歌指爪喉舌之間無其  
 人以傳之鮮不為識者所笑語曰文獻不足故也

足則吾能徵之矣且以仲尼之聖身爲殷後猶必待乎其人而况下此者乎天下不見兵革者幾三百年而不息于兵革者三十餘年有心之士莫不思維持其未喪而默傳其散軼之緒以俟夫能者然而薦紳大夫身及之於疇昔而未必能言草茅之下或能言其一二而不足取信後有作者欲得聞太平至治之風將烏乎取之先生生於神廟登科於烈皇帝而仕爲史官多聞彊記於先朝之典故吾粵之舊俗所謂身及之而筆能傳之者又恂恂然樂爲後生小子道朝野之逸事而其年且七十矣尹與其子文煒爲友而有兒女之姻於先生之壽也蕭衣冠登堂拜而祝之禮也雖然非敢以其私也爲天下祝之也

壽崔千上先生序

古所稱奇節之士豈有意爲異哉流俗萬變而君子道其常刀斧鼎鑊交於前而君子行其素譬如水落岸高土隕石立此其初豈有意爲異者哉尹十七猶逮事先君自先君之沒又十七年其平生道義之交翦伐淪替盡矣與先君同榜而尹所父事者一人曰崔千上先生其爲人居平恂恂無以異於人而當義利之交則侃侃然曰某事吾所得爲某事吾所不得爲也勸之仕曰是非我所得爲也生徒百人請南面爲師曰是我所得爲也言必

獨湖堂文集序  
慮行而出諾必度信而許不爲矯矯之節稜稜之行然遠近言崔先生不謀而皆曰忠信人也世之人明不能及遠每好高邈驚世之舉聽其言若覺簡易者之不足爲及夫臨利害得失迂濶而不可循巽輒而不能守者相半然後信至平之爲奇知先生爲不可及矣嗟夫喪亂以來變白黑鴛岐路者往往踰意料之表士之存而志行無缺者寥寥相望而先生年且六十矣尹從二三子後旣慶其年而惜其老重有感而序之

壽何母李太君序

父母在而守道義甘貧賤有三難自食難無以爲養難得父母之歡難無食吾飢可也飢妻子可也吾守吾道義而上累父母則不安幸而得食矣而不能備甘毳則不安能備甘毳矣則又念曰父母生我幸而材也不無望及時貴顯娛衰暮雖或屈吾道義之言夙興獨寐此其心將無有不慊者哉如是則不安尹與何左王衡不偕絳兄弟貧賤交十五年於今視其家非有餘而二親老初常怪其甚安旣登堂獲侍尊人持泰先生癯然冲和敦內

樸遺外物雖不言而微觀其心蓋是其二子衡絳所守者然後知夫二子之爲固有本也久之尹與其季絳游吳楚梁宋間三年歸而先生下世聞易簣之言未嘗以絳不在爲憾尹再拜出涕曰先生之賢至是哉然絳懲痛往事旦夕侍母比數年不復遠出今年其母李太君年七十有一矣友人陶璜避順德寇亂移家就二子歲旦而璜之母暴疾卒焉璜東過予增城相去二日迫除旦絕舟楫還往音問不至而亂方亟計不可緩旦夕二子力爲具衣衾棺槨完美無憾旣殯而璜反太君命卽其堂張帷幙素筵曉夕奠哭受宗戚臨弔又身上下厨釜間助璜婦妾治酒食肴核待賓客成禮踰月旣葬然後璜奉木主歸於其所知與不知聞之皆曰非獨二子賢也而其母難能也且哭泣人所甚惡也末俗多然疑衆忌諱又况當正元邇介壽而使室有悲號身親凶事以周友朋之急成我殯之義自丈夫通儒或難之而太君夷然安行初不擬議而合大道則其平生所不聞於梱外者當復如何也夫以太君爲之母以植其內以持泰先生爲之父以範其外其子而愚人猶不至違道義而

苟富貴矧衡絳之賢而又有所受之何難之與有  
太君生以季春屆期將奉觴太君以衡絳有從伯  
父母之喪遲之至今乃克舉衡常歲屏居教授以  
養而絳游交於四方四方之士知衡絳者多爲頌  
祝之詩前開府南豐湯公寧都邦士丘君爲之序  
甚美尹請述次近事竊附二公後太君達於道者  
故臨文不以死喪爲諱而一切昌大期望之辭非  
所獻於達人之前懼爲太君笑所不取也

王蒲衣五十序

百年瞬息耳憧憧往來日千萬人而未止也其間  
幼而相識中道而不相見者有之矣童而相能長  
大而不相得者有之矣朋友以道義爲親疎往往  
定交在壯年求其童幼相知白首而其人其交俱  
無恙者千萬中而一遇之也王子蒲衣其生後於  
予十三年而其尊大人說作先生及與吾先君交  
故王子行輩於予兄弟也先君殉節之明年予過  
先生於廣州高街故宅王子方四歲結雙角髻縮  
朱絲繩綵服戲堂下明慧可喜其後與先生同寓

於端州者一年又七年予自吳越還見先生於龍江寓舍王子方十一二出而揖我問其文燦然可觀矣又數年予自梁楚還則王子詩已成帙矣問可否於予予稱其才於先生先生曰令無學我我詩不可學也先生以詩名世者清古峭健而王子以春容富麗承之得其旨矣先生既沒王子爲武夷匡廬之遊六七年而歸而學益進生而善病癯然鶴立雖酷暑猶披重裘旣而結廬於西山之麓者二十年爲隱士之冠寬衣博帶每至城郭則人爭物色之夫人潘氏通史漢諸書樂貧偕隱字之曰孟齊有女瑤湘能詩擇壻久之得故人之子李孝先遂妻之王子性嗜音能自度新曲作崑山腔以寄其意孝先倚而和之瑤湘吹洞簫以赴節每雨闌人靜則聲發深廬中里人側耳遠聽而不敢近懼其近而遽止也王子年四十餘而孟齊謝世長子有孫矣王子以先人之產付之挾幼子別居納徐氏女副室教以琵琶予題其卷有曰琵琶妙手王摩詰不買鸞膠續斷琴欲其不怠孟齊也王子愛而常誦之所著撰諸書不一種貧不能盡刻往往爲賈人請去而王子方兀兀窮年輯而

未止也今茲之臘年五十加一矣孝先以同人之  
意請文於予予嘗屈指先君同時而今猶在者百  
不一二焉而未必相知也其父與先君交而其子  
與予交者十數人焉而未必皆白首也見其幼見  
其老其人可稱其才可交而兩世皆相知者今獨  
王子在耳方王子少壯病時不謂其可五十今五  
十而病尚如故則百年可知也况其精神意氣視  
昔有加何煩於祝爲哉在禮五十始壽吾儕其舉  
觥相賀可矣

獨漉堂集卷之五

羅浮陳恭尹字元孝

記

金花廟前新築地基石碑記

五嶺之南廣州爲一都會三江滙其前巨海環其  
外山川清淑氣象開豁天下省會語雄壯者金陵  
而外無所復讓僕生長於斯成童時猶及見吾郡  
聲名文物之盛紳士大夫尚風節而談道義三公  
六卿大儒名將師師濟濟出則幹王家處則儀型  
鄉國雖時際衰晚而其人猶有先正遺風至於郊



原遠近園林梵宇綺繡交錯時節嬉游珠江桃塢  
白雲粵秀之間笙歌珠翠肩摩轂擊極盛而衰固  
其理也四十年來尚可髣髴承平之舊者珠江南  
北獨金花古廟存焉耳廟在河南滘口北枕鷺潭  
前臨珠寺昔多古木濃陰不可復見矣而廟宇以  
神之靈貺日以益大每首夏神誕報賽者烟花火  
砲百戲駢集歌舞之聲旬月未已往歲郡耆老紳  
士增建前庭右堂翼以廊廡齋厨門外爲偃波亭  
畱其前爲歌舞之場猶恨地勢狹隘不足以容觀  
者衆議展而大之顧其地三面皆水右通小河無  
容增拓前左爲大江水流深急不易基築工匠徘徊  
懼樹樁不固則土石無所堙積去臘七八二日  
江水忽淺所築基之地皆可舍舟徒涉乃并工樹  
樁旣畢而水長如故白頭父老聚觀潔歎謂百年  
間江湖之淺未有至於是者神所助也按郡志神  
爲郡人金氏女舊有靈應祠在仙湖西祈子往往  
有應成化初撫軍陳公爲之重建稱爲金花普主  
惠福夫人張東所先生爲之題詩蓋其由來古矣  
今吾粵無問城市鄉落在在有廟祈禱者皆以嗣  
續爲事猶泰山之有碧霞元君以粵女而爲粵神

猶莆田之有英烈天妃雖感靈所及有遠近大小之殊其有功於人一也予近卜居仙湖惠福之間神之故里攷湖水故跡獨存六脉一渠坊曲之傍有古廟數椽或曰神故居也豈卽靈應祠舊址耶而規模迫促不及珠江之南遠矣基築旣成與事諸賢請予紀其事于石予有感于廟宇之維新而追思吾郡疇昔之盛冀旦夕復及見之也故不辭而書之偃波亭之前新築之地長五丈橫三丈五尺自土而至水底一丈六尺廟左新修石礪凡十五丈爲泊船石步寬廣平衍可連輿蓋而登捐資

董事之名備列于左方

董事之各記

羅浮黃龍谿口記

黃龍之水下墜絕壁沿流五十仞瀦爲小潭旁離  
置巨石其平潔可坐其高下相遠可躍而過水散  
出諸石間委曲有聲數里皆石底清淺平布兩崖  
鐵壁峭立時割爲窟穴屏屋之狀嘉樹美竹如積  
每水趨而東則其西必有美地幽曠可剗刈而居  
其西趨亦然又里許崖漸束隘有石絕谿而梁高  
廣七八尺長再倍下據石底水爭其縫而出其下  
多菖蒲最小叢生如箕有小木繁枝相糾又南多  
五色石在水中如濯錦水岐爲短瀑沸于石池池

正方瀑之西有石如牀橫遏流足臥百人他奇狀稱是者不可枚舉而上下陡絕人獸希至前志不爲特書無所知名知名者或反未必奇泉石不應來愛妬于人則顯晦倘亦有數耶潭上爲黃龍洞南漢劉氏夢黃龍自天下屬其首於山覺以形求得之築天華宮其上有泉交飛石溪寬平可宴自黃龍來下潭徑路不能相屬而泉源出焉故別之曰黃龍谿口爲之記庶幾後有知者

羅浮絕頂觀日記

辛丑臘月十日陳子與客觀日出於羅浮之顛曰飛雲峰者夜半而升落月在地餘光上照松柏倒影俯視人間悶然無形寥然無聲遠火燃於雲中東江去山百里而舟人舉帆邪許相呼了了可辨余戲曰天高聽卑此其驗耶皆大笑望天一陞晃然微光如燭燭墻或指曰此東方也少焉漸白煜煜燐燐東方作矣有頃爛然如錦煥虹披不可得而形容也燼焉五色相宣龍文虎變其奇正不可勝窮也其下若動搖汹涌恍惚莫可名物又久之

則金色千里奪魄眩視勃然而耀芒劃然而中開而日出焉其出也初若一綫或沒或見忽如半規若盈若虧其末也躍然若彈丸之脫於弦也然後辨向之彩色炫耀者雲氣也其在下而動搖者海之波濤也天水交映遠近相錯故其變態無端及是而後高下判焉自飛雲以東傅海羣山皆彷彿呈露峰頂坐者衣服辨色而南北西三隅益闡然霾黑視日未出時尤甚下方雞膠然始鳴風霜寒冽乃行歌而下同是觀者十二人梁器圃槩麥叔夏時其九人皆僧也

羅浮所游者記

由泊頭至華首路三十里有餘而夷自華首至飛雲峰路四十里不足而峻羅浮之高極此矣華首古臺也其勝曰東溪有泉南流十數里美竹木巨石又東十五里曰黃龍洞又十里曰卓錫泉下多斷碑古幢生木棉極望方冬而盛花有銅佛首大如甕藏土中泉小坎如白石九竅上出最甘冽咽之數里津生其東最高者曰老人峰峰首石如坐人執簡內向飛雲北走上界峰有路在山脊如藤蔓數里小不盈咫多苔石竹木夾掖可行多蘭蕙

無雜草瑞香長條倍人方花一采盈斛竹木下聞  
泉聲視雲氣去來諸峰顛飛雲而東多靈異卉木  
百不辨一二而百花逕尤甚自百花逕行萬木中  
下小飛雲而南最峭險至冲虛觀而平觀左爲朱  
明洞有老人木犁而耕相迎甚歡手足爪長寸許  
又南出老人峰下與卓錫泉合羅浮之南大畧如  
此山有鳥五色千百成列而飛紅者爲君子十日  
三見之虎不嚙人無聲往往遺跡路中飛雲南下  
有泉曰阿耨池登飛雲時使小童雜一傭午炊其  
中聞石上歌吟聲迹之無所得小童魯甚不辨言  
此或有之也

憶雪樓記

登山臨水君子樂之然而出有脂車秣馬之勞入有荒時棄日之歎樂矣而難於爲繼也不出戶見千里君子欲之然而非層臺傑閣無以擴其規模非大工衆材無以峻其墻宇雖其欲之而不敢舉也况夫居城郭之中有職司之守而欲臥對雲峰目送川流辨二儀之高下收大地于指掌此必不可得之數也而寶坻王使君獨兼而有之使君蒞惠州之二年百廢旣舉視廳事東北隅有古榕焉其後爲廢圃升梯而望聳然異之乃就樹爲軒軒

後爲樓敞北牖以宏大觀開南榮以面榕陰牕戶之前欄檻之下可布席而坐也樓內列八楹爲兩行東西三丈南北減之自下而上不及二十尺制度簡朴而其地特高其初椽山也南勢平行以建治所其北枕江而峭立郡城環于下樓之址與雉堞平而相去十餘武城之內外山川可俯仰而盡而其晴雨晝夜可佇立而窮其變也龍江融融自東而西島嶼之微茫人居之隱見漁樵之出入帆檣之來去皆郭外之尋常而納之樓中則佳境也江之北則連山萬疊競秀爭奇或晦或明倏忽遠

近羅浮之石樓象山之瀑布天淨日高了了可辨風雨驟至則黑雲赤電馳突谿谷怒濤雷奔洲渚失據若夫三冬之際野燒如龍星月之間金波返照則樓中之良夜也彩霞夾江而飛白鳥橫空而翔霜樹秋紅芳華春綠則樓中之霽日也圖書萬軸薰以名香淨几虛簾旁施枕簟使君政事之暇吟咏其間無出入之煩而溪山之美自呈極憑眺之樂而結構之材不費爲高必因丘陵亦仁政之一道也旣落成扁之曰憶雪樓客謂僕曰使君之命是名也何居乎僕曰夫炎風朔雪者天地之常



也冬溫夏清者人子之禮也使君家於燕而官于  
粵老親在堂曠其問安視膳之職以從於王事故  
登樓北望窮睇川原已不勝其岵岵之思而又念  
四時之氣唯寒爲甚身在炎州霜至而草木不凋  
歲暮而川澤不堅冬不裘夜不火而燕山積雪數  
尺增冰峩峩老親幸康強健飯弟姪在前然酒漿  
之冷暖不獲親嘗衣被之加減不承面命於心終  
爲不愜江嶺隔越無由侍奉而來所以朔朔風而  
長吁望同雲而遙憶者也客曰吾聞之樓之成也  
使君適登羅浮天雨雪焉還而名之也僕曰豈其  
然哉昔漢之世廣州有楊孚者事親至孝而瑞雪  
降於其間許渾詩所謂河畔雪飛楊子宅者也嶺  
南雪不恒有羅浮之雪吾惡知其不爲使君瑞耶  
事相類也而命名之意在彼不在此矣客唯唯而  
退樓在陳文惠公野吏亭西百步而近野吏者文  
惠所自名也蘇長公爲之記以爲孔子所謂先進  
者予文不敢望長公而憶雪之名所從來不可不  
詳爲後人道故記之

西樵泉石記

西樵其方十里其峰七十二東西南北一日可盡  
凡山知名而小者莫西樵若也然而在處皆水麗  
於水而有岩洞厓壁可觀者得二三十所山小而  
富泉石者亦莫西樵若也其最勝者三一日白雲  
之水源於中峰形於錦岩有石溪焉修潔可浴于  
人其石有岩正黑常有操炬引繩深入百丈者得  
古瓷而出云蝙蝠數萬撲火火滅莫能窮也其前  
曰鐵泉聚錦岩側南合龍泉西下於寒瀑之溪有  
美石叢桂焉其下田千畝環以諸峰其南雲端之

水與寒瀑之水並墜絕壁相望幽幽然有琴瑟和鳴之聲西歸于一門折爲洞溪溪口臥石二競鶩奔濤中長身叩首若下視於白雲者曰雙龍洞立龍洞與白雲之人招手可遙相知而泉聲聒之勢絕陡險莫敢上下適白雲者從他山道焉白雲之石最秀嶄如四壁環立下平如堂雙龍之水溶溶從東來碧寫五千仞周布堂上然後北出其南半壁石室溫然可居此山西之水也一曰碧玉之水自雙魚陂而北滙于釣臺有堰焉可關西流爲澗裴徊石壁之下壁上特宜秋海棠婀娜垂莖無春

夏怕花又北會翠巖之水降于碧玉千尺廣三丈餘自下望之沛乎若懸江河動心駭目其鳴墮山裂石咫尺不相語其上半循壁而下中忤巨石激而離之春夏水壯人涉其內而不濡噴沫彌空日照彩翠橫生不可名狀西北顛有石如數丈屏澗底多石有苔水注爲玉湖多菖蒲而清深此西北之水也一曰九龍之水平水也其西石壁多竅枝絡交通如猿猴坐可數十人其東壁亦然而有竇可入上出至頂水旋其足而南此東南之水也水四出故無地不耕高者藝菽樹茶下者秀稻梁民

家其上而食者數萬指無幽林邃谷難至之地亦其短也或曰不然西樵有似於君子者四焉地小而澤多多奇而不揚高而不孤清不絕俗而林實

雷將軍廟記

忠臣義士之氣長存於天地間如日星久而愈明江河流而愈遠不必生平所至而靈貺無不徧者其忠義所感入於人者深也方諸之取水也明鏡之取火也以其有容光之地而日月之精注焉然而方諸明鏡不與日月同其類也若以人心之同理也廣州諸邑之郊往往有金順侯雷將軍廟相傳爲唐臣諱萬春與張巡許遠南霽雲諸公同守死於睢陽者也安祿山之亂也令狐潮降賊攻張

巡於雍丘巡命雷將軍從城上與潮語賊以弩射之將軍面中六矢挺立不動賊初疑爲木人覘之乃將軍也異日潮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軍令矣其如天道何巡曰汝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潮謀襲襄邑寧陵巡使將軍以騎四百壓潮先爲賊所包巡突其圍遂大破賊其後巡移睢陽賊帥尹子奇攻之將軍與巡霽雲率數千人出戰殺賊不可勝計其事並載唐史然韓昌黎書張巡傳後已謂李翰不載雷萬春事首尾史書將軍官止云偏將亦不詳其贈諡其稱雷將軍者賊畏服之之詞

云爾今謂之金順侯且曰敕封殆無所攷或云將軍初年會尉南海意殉節之後粵人因其宦跡所至而祀之而後之帝王又因其靈貺而封之也增城之清湖都有將軍廟焉其人事之最謹行宮儀衛甚壯都有三鄉遞相迎奉一年而更所駐之鄉每家分日值事雞鳴而起具牲酒糗糒之屬日三度拜獻以爲常雖臣民之事君上不是過也而皆出於中心懇誠罔有懈志有烏石鄉者今歲行宮所駐也其紳士咸謂不有文章莫詳始末乃謁予求記夫神之爲靈旣已赫赫天地間而豈有俟於

人爲之表著耶然將軍之事非讀史者不能備詳鄉落之中欲其家喻戶曉不可不書不然徒知將軍之姓名而未知將軍之功烈非所以昭神貺也將軍面中六矢而不動其事甚壯與關公雲長引臂刮骨相類皆偉丈夫所爲關公廟祀徧於華夷而張許之廟亦往往而有不必皆生平所至然則將軍曾尉南海與否蓋不足深辯也

### 安期岩重修記

安期生見於史遷葛洪諸書皆言海上而不實其地而吾郡郭北白雲諸峰往往多其遺跡故老相傳安期岩饒竹石古木其神最著間者數用兵禱祀不至而樵人斧斤尋之濯然無復存者去歲夏郡人某某避雨岩下顧瞻叢莽有神頽然丹堊淋漓仰首倚石壁立數人者相與揖而祈子踰年悉驗乃醵金爲屋其旁置僧以朝夕香水領是工者十有二人未畢而產男者七有踰耄無子而驟產者旣落成要余及梁藥亭往俾爲記以劄諸石是

日登自山西絕嶺南折而下入戶厓石蒼然苔草  
雜生室內其爲堂軒房廚凡六皆倚石爲後壁從  
屋漏仰觀石片片有紋瓣層累透出其形下刳上  
卷最上有石角如大鳥喙俯啄屋上前檻臨深谿  
枝峰叢繞皆俯視其脊若藤蔓風聒聒從山背鳴  
高空送雲日光下漏游移往來陰陽倏忽東南極  
望無際浮青點點落積水中者虎門之山稍近如  
潢白而不波者扶胥之口也路右折爲白雲絕頂  
有泉宛轉谿石間淥然墜橋下又北東爲歸龍又  
東爲月溪雲淙岩右出爲蒲澗踰嶺西爲景泰寺  
沿泉而下得茂林清溪其幽曠超忽皆不及安期  
岩安期生仙人所托殆不謬者旣還遂爲之記

游衡山記

從京口溯江南歷于潯陽又西折入洞庭上沅湘  
至衡山縣水日益厲急積高數千里疑湘之底足  
以踞吳之巔衡又王長衆山然舍舟彌望初不見  
所謂峻極者意私易之行古松間三十里至岳廟  
廟之北羣峭傑出卓厲雲上天之半壁爲之不開  
而以名求七十二峰者此不得一二焉始駭折服  
信宿雪晴登登封路日高至申旁投石浪菴下指  
廟北諸峰已不可彷彿而前有峰直大路高又倍  
於所登上亭冠然曰半山亭也又三宿雲氣四



除取道半山亭窮日之力登最高者曰祝融峰峰頂方數畝皆石鐵色陂陀無縫隙上祀祝融君石其墻中寬三丈餘鐵方三尺爲瓦於時春之莫矣門冰猶堅鑿而入謁焉出坐石上向所仰爲崔嵬嶽嶽嶄絕者俯而視其髻皆正圓高者儼揖介立下者散錢比鱗浪之奔然土之墳然外則數千里間都邑江湖揭白呈青茸茸洋洋趨走足下又其外則高天四垂與積氣合睥睨八極莫與儔伍然後信茲山之足以雄南方也旣夜下宿高臺寺北枕祝融南臨無際江火星辰雜出階屺厥明降自

山北十日畱白門由白門時時散出然皆一壑泉石之奇非所偶於雄大故不錄也山之產饒竹綿山填谷一碧萬頃路往往出其杪漫視畧無高下每風生谷鳴則湧葉推移震盪波濤與風往來陰崖積冰雪風日薄之下墜萬仞聲清越如鏘金玉良久乃已皆奇觀也是游也同行者何不偕絳於岳廟主羅克生於石浪主破門於白門主諾諾破門吳淞人僧也頗能絕句顛書諾諾嗣法朝宗會下數百人好游嗜談相追隨未嘗間雨雪不能歸采筭而食之克生名楨好客家衡山南貨產萬金

爲衡山主人盡豪士也方入岳路時古松上有新  
鷗有童子戴笠前行者駐足指余聽之是皆不可  
忘

岳廟主羅克主於岳廟主遊門公白門主游岳廟  
其入已已游岳廟也吳洪也同行古岳不計餘矣  
主游水雲風日藝之不劉萬分瑞帝城破繼金正  
岳廟主  
山巖谷  
百之春非  
山莊十日



